

追求美貌與變成母親： 台灣女性的一個兩難--以高文憑的都會女性為例*

何梅俐

加拿大拉瓦爾大學
人類學系

此篇論文試圖探討台灣主流的正妹美感標準 (ideal of *zhenmei* beauty) 如何多面向地影響女性的日常生活，並以高文憑的都會女性作為分析的對象。雖然台灣有著現代化的經濟，但在婚姻及因婚姻而來的家庭生活仍是十分重要，而一個符合正妹美感的外表大幅地影響她們在擇偶市場中的婚姻成敗，即使對有高文憑的職業女性也是如此，因此對外貌的追求深遠地影響了她們整個的生活。

筆者以批判性的觀點下使用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來分析台灣女性對美的關注，並試圖強調，有關美或外貌在台灣的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應被視為是女性「人為資本」 (human capital) 的重要構成因素，女性對外貌的經營在本文中也被視為是一種「美學企業主義 (aesthetic entrepreneurship)」¹。以此理論角度下，本文嘗試指出，因為「變成母親」而來的「身體」變化、「地位」變化及「可用資源」的變化 (主要為金錢及時間) 與主流的正妹美標準處於不相容的敵對狀態之中，因此對許多女性而言，「成為母親」與「美貌追求」是一個痛苦的矛盾。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懷孕，性別角色，人身資本，美感標準

* 作者感謝來自兩位審查人的建議與批評，使此文得以大幅地改善，在此致上我最深的謝意。我也感謝許多友人在中文寫作及校正上的協助。最後，本文的研究是由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所補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2015, in Denver, Col, USA

前言

在筆者所來自的加拿大魁北克，我們常說懷孕讓女人變美，應好好珍惜及享受這短暫的特別時期，也常聽到，這是因為孕期的賀爾蒙變化讓女人容光煥發，變得特別好看。我們常看到，女人及她們的男性另一半對懷孕女性渾圓有致的身材滿到滿意驕傲，甚至有時也會招來其它男性帶有情色般眼光的觀看；筆者就是在這樣環境中生下我的兩個孩子，並十分喜歡自己懷孕時的樣子，覺得這樣的線條及身體很性感，迸發著一種平時所無的肉慾氛圍；而像我這樣的想法及感受的人其實不少，這是許多女性的共同經驗之一。然而與這些魁北克女人不同的是，筆者的先生是台灣人，而我所接收到來自台灣的反應不外是：懷孕就是累、醜、緊張及壓力、只要平安快速結束最好等等的負面訊息。而當我們回到台灣時，我更發現我彷彿登上了另一個星球。我個人對身體的感受完全得不到外界的認同，因為當看到我及懷孕時的照片，公婆、親友及街坊鄰居不是直接地說妳變胖了，就是好意地向我說明這個文化差異，強調台灣女人產後都會很快恢復：這些人眼光及口吻中對懷孕女體巨大而明顯的貶意，總是讓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憾及不解。我後來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我並不是這種負面評價的稀少個案，我訪談的七十位女性中，幾乎無人對懷孕生產的身體變化持正面的態度，而這樣的對比及驚訝正是這篇文章的源起。

作為一位人類學家，筆者發現，雖然追求美貌是台灣社會中一般人所熟知普遍的現象，深遠地影響了許多女性的日常生活，「正妹」所代表的主流美感標準無疑地是台灣社會、流行文化及性別關係中的重要象徵，然而這樣的主題卻很少成為學術研究關注的對象。雖然人類學強調自己是一種研究「常識」（common sense）的學門（Herzfeld 2001），但對許多台灣男女習以為常的這個共識卻仍未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我們看不到以多樣理論角度的討論，對此議題也缺乏大量、新近的田野資料。面對如此的雙重缺乏，本文試圖以筆者的田野調查為基礎進而提出一個新的理論架構，以呈現並詮釋台灣女性追求美貌的現象；更具體地說，此文嘗試以民族誌資料以及不同的

理論視角來顯示並解釋，「變成母親」的女性經驗與美貌追求之間的內在矛盾性。

在西方美貌研究以及傳統女性主義文獻中，關於對外表的追求一向有著到底應視為是「父權結構及男性凝視的宰制」（例如Bordo 1993；Wolf 1991；Kaw 1994）還是「女性個人能動性（agency）之表現」（例如Comaroff 1985；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 1999；Popenoe 2004）的理論爭議。本文試圖離開這種「主動－被動」或「結構－主體能動性」的二元框架，而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下的美貌政治，意即女性將外貌視為一種重要而必須努力經營的個人「資本」，這種經營自我資本的「美學企業主義」（aesthetic entrepreneurship）將會是本文的理論視角。

本文當然無法將所有台灣社會中關於追求美貌的行為及所有相關台灣女性作為研究目標及研究對象，筆者因此將研究方向限定在高學歷的都會女性如何面對、詮釋關於美貌經營的主題，並特別關注她們如何經歷或想像許多女性自認為必經的懷孕生產經驗，因為此時期的女性身體有極大的變化。筆者雖事先將懷孕生產視為研究美貌及訪談主題之一，但出乎意料地，受訪者——尤其是有小孩的受訪女性——都大量及極帶情緒地談及了懷孕生產對外貌的壓力及負面影響，因此筆者將在本文中以訪談資料指出，變成母親與主流的美感標準，即「正妹」的理想美，它是如何及為何具有難以解決的內在衝突。

筆者將以台北都會區的高文憑女性作為研究對象之理由是，這些屬於主流的漢民族女性具有良好學歷以及大部分有著良好工作，美貌及外表按理不是其必須刻意經營的資本，因為她們都具備相當的學歷、能力及才智，但筆者的田野資料卻顯示，她們也承受巨大的經營外貌壓力，並視美貌為極為重要的個人資產，雖然她們對此有著不同程度的批判。¹

筆者也將呈現，在台灣社會中女性必須經營外表的壓力導致了一個吊詭

1 本文樣本為高文憑的都會女性，受訪女性有較高的社經地位及文化資本，筆者了解如此的選取樣本有階級性，受訪女性不能代表所有台灣女性；而不同階級的女性關於經營美貌之差異需要另立專文處理。

的現象：「經營外表」與「變成母親」之所以呈現為一個兩難的困境，是因為一方面社會期待女性要結婚、懷孕及生子，然而在另一方面，主流的美感標準卻將變成母親的女性以及懷孕生產的女性身體視為美貌資本的貶值，對她們而言「變成母親」與「美貌追求」是一個痛苦的兩難過程。

筆者的田野觀察及訪談資料顯示，在台灣的性別關係中，女性面臨兩個本質上異質及敵對的訓令：一是擁有美貌，一是結婚、懷孕及生子；也就是說，由「性別」的角度而言，一個「正常」或「成功」的女性被想像及被要求是「美」的，她也會被期待「結婚」與「生子」。而筆者試圖在此文中指出，追求美貌的要求，它是如何以及為何與「變成母親」處於一個不相容的狀態；我將以第一手的訪談資料指出，女性被迫去面對這兩個異質性要求，而這些社會規範的內在衝突性使受訪之已婚女性對自己的懷孕經 對外表的衝擊感到難過，未婚以及已婚無子 的女性對懷孕經驗感到恐懼與焦慮，這是為何筆者認為「變美」及「變母親」對這些受訪女性是一個痛苦的兩難。

筆者也想強調，前述所說的兩個本質上衝突的社會要求，也就是「追求美貌」與「結婚生子」這兩個大眾習以為常以及被高度地「自然化」的女性角色期待，它們之間的關係其實並非是簡單、單向的。首先值得提起的是，「變成母親」在台灣意謂著「進入婚姻」，「生子」排在「結婚」之後；其次，台灣社會也將「結婚」與「生子」扣連在一起，也就是一般我們會知道或聽到的，“女性必須要結婚，結了婚必須要生小孩”的論調。然而在許多西方社會中，「結婚」與「生小孩」這兩種人生選擇在社會規範及大眾想像中並沒有被扣連在一起，兩個人可以選擇在一起過一生卻選擇不生小孩，也就是說，「與某人在一起」以及「與某人一起生育孩子」是兩件事或兩種決定；但在台灣，與一個人結婚意謂著將與此人共同成為父母，結婚卻沒有小孩常常會被詮釋及理解為一種「遺憾」或「不完全」，²這是台灣社會的一個特質（Remmert 2016：140）。而女性必須面對「結婚生子」的這種要求，從「經營美貌」的角度而言，其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因為一方面在

2 雖然無小孩的夫妻這種狀況越來越多，但她們也會面對這樣的壓力，其例子常被詮釋成「無子不是自願選擇的」或者是必須以「還在試、我們不強求、順其自然」等等理由回應。

「結婚」這個部分，對台灣女性而言，經營外表與結婚的社會期待有正向的關係，也就是女性越擁有一個被認可的外貌，她越在婚姻擇偶市場中享有優勢。女性「為何」及「如何」因美貌而享有這樣的優勢將是本文的解釋重點；但本文另一個重點也在於解釋，關於「生子」的部分，外表的經營與母職實踐，也就是「美」與「變成母親」卻是處於難以相容的狀態。若一個台灣女性努力地滿足這兩個異質性的社會要求，她常常得經歷到不少的挫折及失望：「結婚生子」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意謂著天堂與地獄的兩個不同世界，因為許多女性，也包括筆者的眾多受訪者，她們對外表的經營皆於結婚日時達到最高點，婚紗照「留下自己最美一刻」的功能即是最好的說明；但懷孕生產卻使她們的外表大幅地改變並被負面地評價，使其外貌資本跌到人生的最低點。³本文即在說明、分析這些矛盾現象並將章節安排如下：

在第一節中，我將對台灣的美貌研究作一個簡單的文獻回顧，並指出美貌研究在台灣有兩個主要的困難。第一，台灣學界以及外文資料對此並無大量及新近的研究，直接相關或相同主題的研究，這方面資料嚴重地缺乏；第二，2000年前後台灣學界關於美容塑身的論戰留下了一個關於理論選擇上的困難，⁴這使得任何新的研究角度必須回應這樣的歷史脈絡。因這樣的困難，也因相關研究中沒有理論上的突破，因此筆者於第二節中將以相當的篇幅介紹及解釋一個美貌研究中新的理論架構：筆者認為「新自由主義」下的「Human Capital」觀念將主體視為一個「經營自我資本的個體」是一個與過去不同但重要的研究方向。第三節是此文的研究方法，而第四節--時空環境--中筆者將顯示美貌是台灣女性主宰性的資本形式之一。在第五節中，我將描述台灣主流的美感標準，也就是怎麼樣的女人會被視為是「正妹」。第六節為此文的重心，筆者將呈現受訪的台灣女性如何經歷「變成母親」的歷程，

3 更戲劇性的是，由於晚婚及不孕的明顯趨勢，一旦女性決定離開單身進入婚姻，生子的考量通常隨之很快而來，但從「外貌」的角度而言，一位女性若結婚後很快地懷孕，她常得經歷過如雲霄飛車般的美貌資本大漲大跌。

4 2000年12月張錦華在中國時報撰文批評了以十四歲女星為主角的塑身廣告，它不但帶來了婦女團體對商品化女體的批判，也招致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為首的女性主義者對此完全不同的詮釋，見下文第一節。

並描述女性作為「美貌企業主」如何在懷孕生產之間承受了美貌資本貶值的壓力，筆者將解釋「正妹美感」與「變成母親」的矛盾有三種原因，即「社會地位的改變」、「孕期的身體變化被負面地看待」以及「因成為母親而來的時間及資源之缺乏」；在第七節中，我將指出，訪談資料顯示不同女人對美貌資本貶值之事實有不同的反應，而先生的態度是影響台灣母親對產後身體改變的重要因素，最後是結語與反思。

一、美貌研究在台灣的困難：文獻回顧以及理論架構抉擇

在文獻回顧方面，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我們一方面將女性愛美視為是天經地義，「正妹」現象幾乎成為一種全民運動，女性想變成正妹、男性想追求正妹，也因如此，經營外表的技術與產品充斥於雜誌、臉書、部落格及各式的大小媒體；與此相對的是，關於女性的美感標準以及相關行為的研究在台灣學術界尚未有大量及嚴謹的田野調查，我們也幾乎找不到以學術角度或理論觀點來詮釋這些現象的高品質論文。

換言之，不管是國內外的學者，也不論是中文或外文的資料，筆者發現很難找到直接針對台灣女性追求美貌的研究文獻。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中，只有少數學者的研究成果間接地涉及美貌及美感標準的相關問題：例如：Adrian（2003）分析了結婚照及婚宴在台灣之意義；Botz-Bornstein（2008），Chuang（2005），Mc Veight（1996），Yano（2009）以及Kinsella（1995）中論及「可愛」（cuteness）在台灣及東亞的重要性；Chen（2008）分析了台灣的性工作者如何被迫表現某種形式的女性角色（femininity）；在Fright、Shau及Cheng（2005）的跨文化研究中展示了美感標準如何透過廣告被建構及被分享；Martin與Lewis（2012）論及了女性角色如何地在電視節目中被呈現及建構；Shaw及Lin（2012）分析了父權結構如何影響及呈現在針對女性的廣告中。

同樣地，在國內的研究成果中，也只有非常少的文章是直接以「追求美貌」作為研究目標及詮釋主軸，而且絕大部分的文獻都是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此外，就算是直接針對追求美貌的現象，在以下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論文中，我們也很容易看出這些研究仍將研究目標侷限於某種特定案例或領域：例如賴思苙（2007）的《美的追求與自我改造--BBS網路的美妝與生活實踐論述分析》、陳淑芬（2000）的《她們的美麗與哀愁：女性雜誌的美貌建構與讀者使用之研究》、邱麗珍（2000）的《女性雜誌中美容美體的解構》、黃政玫（2008）的《美貌、身體與自我認同：台北年輕女性的妝扮經驗》、林婷婷（2008）《從『拜物』到『拜美』：解讀美妝節目敘事公式與美貌迷思之建構》。在出版的期刊論文中，我們也找不到新近、嚴謹、大量的研究成果，只有間接相關的文獻：例如張玉佩及葉孟儒（2008）的〈美貌的詛咒：男性凝視在網路相簿的權力探索〉。

與此相反的是，我們卻很可以很輕易找到關於追求美貌的「附加」或「從屬」式的研究文獻，這種研究成果皆是在研究某主題下延伸性論及經營外表的行為，是絕大多數二手文獻的狀況。換言之，在大多數的研究成果中，間接論及此議題的文獻相當多，在許多關於女性身體、女性身體意象的形成、女性雜誌、女性特質、化妝品使用及銷售或是懷孕、坐月子等等的討論中，都會間接提及與討論美貌迷思，更遑論種種大量關於美容、塑身、減肥的種種研究。雖然這些研究成果絕大多數是未出版的碩士論文，但至少說明了追求美貌是台灣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而期刊論文方面並沒有國內學者的新作。

而關於本文所使用的「新自由主義」之理論視角，雖然台灣有相當的新自由主義研究成果，而且國外的相關研究早已強調，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是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最深的族群之一（Gill and Scharff 2011；Ringros and Walkerdine 2008；Scharff 2016：109），但台灣的性別研究卻很少有相關的研究，也無人將新自由主義結合在美貌研究之中，因此完全沒有相關的文獻。

總之，大多數的研究不但不是直接針對女性追求美貌的行為，而且有一定的重覆性，其缺乏理論解釋上的深度，由於很少看到國內學者有對此有持續不斷且新近的研究，且無有關於此議題之充足、深刻、多元、具持續性的理論探討，更少有用新或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這個對台灣女性十分重要及影響深遠的議題。

除了缺少直接針對追求美貌的研究，以及缺乏在理論層次的嚴謹性及突破性，筆者認為在台灣脈絡下研究美貌的經營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困難需要克服，或是一個嚴謹的挑戰需要超越，即回應台灣女性主義者在過去關於美容塑身上的理論爭辯。

在許多研究中，不論是來自於資深女性主義者的研究，還是在眾多的碩士論文研究中，對於主流美感的批評，時常隱含一種「壓迫性結構與受害女性」的假設，以西方的角度而言，這是一種「第二波」女性主義全方面批評父權結構的基調，而這樣的立場在過去關於塑身或公娼等社會議題上招來不少另一陣營的批評，最主要的是何春蕤及甯應斌等人對此作出一連串重要的批判，其最主要的努力是強調女性主體的「能動性」，反對主流女性主義將女性簡化為無知、無能以及消極、被動的角色。

就理論層次而言，何春蕤（1996：20）強調個人面對龐大的壓迫性結構時也具有相當的自由與能力，女性「可以」也「已經」在進行個人性的再詮釋與再創造。她更使用這個女性能動性的預設於解釋種種重大的性別議題，例如有關於美貌追求的塑身行為，何春蕤（1998：157）就認為：「反對寫真與塑身的人沒有思考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她們一樣憎恨或介意突顯身體，不是所有的人都和她們一樣拒斥改變身體的機會。……她們沒看見……」（對窈窕美麗追求）的憧憬及渴望終究形成徹底改變生活、改善人際交往及改變自我定位的動力。」；而在性工作者的例子上，她認為「反色情／反性工作的女性主義常常把性產業描繪成一個在結構上使得從業女性全然無力自主或反抗的場域……。我的訪談與研究卻恰恰顯示：許多性工作者早已在這樣被視為缺乏善意的場域中發展出頗為自主的力量（power）與能動性（agency）」（2001：4）。

同樣地，卡維波認為美容塑身行為不是一種受害或盲從，而是晚期資本主義下對身體作反思性籌劃的一種方式，他強調必須「將減肥瘦身之動力歸諸於現代自我的存在方式，而非外在強迫（如父權或媒體）；減肥瘦身者不是受害、受制者或被洗腦者，而是有力量的能動者，透過控制與管理身體來使自我能動有力。」（2004：154），並進而強調「減肥瘦身就是做身體、做自己的一種實踐」（同上引：161）。

換言之，這個曾經存在過的論戰使得我們必須要問：「如果一位台灣女性從事相當或甚至大量的外表經營，我們應視她為一種『美貌迷思的受害者』」還是認同卡維波（2004：188）所說的：「有許多高矮胖瘦的女人正是在美貌工業的性感身體規訓中得到了樂趣、得到力量與掌握自我」呢？筆者在此並不辯護任何立場，只想指出在台灣的例子中，詮釋美貌的追求曾經存在這樣的理論爭辯：「關於追求美貌，研究者是要強調這是一種父權體制的壓迫，還是一種女性能動性的展現？」

這樣的描述雖然無法包括台灣女性主義的所有爭辯及狀況，筆者無意簡化現實的複雜性，但這樣的兩難，事實上也是美貌研究中的主要爭論。例如 Hua Wen在*Buying Beauty*中討論中國女性以美容手術追求美貌的現象時，她承認面對這樣的現實，女性主義有完全兩極的反應，即對美容手術可以有兩種完全相反的詮釋：「女性臣服於男性的眼光還是美容手術是女性自我培養力量的方式，這是女性的虛假意識還是她們的自主選擇，女性是作為受害者還是作為一個能動的主體」（Wen 2013：205）。而她在此書中的解決方式是，「我使用『在特定結構內的能動性（agency within）』來描述女性在特定歷史脈絡下能夠行動的能力：女人是自由的，但只限定於特殊的歷史、權力及性別宰制的結構下，而女性對這些結構是無法控制的」（同上引：206）。Hua Wen認為強調主體能動性並不代表漠視權力機制，而是「找出方式以批評這些社會結構（critiquing the social conditions），因為是這些結構生產了美貌系統，而非只是簡單地譴責這些女性為特定意識型態操作下的無知受害者」（同上引：206）。Hua Wen的作法試圖超越「自由主體」與「被動受害者」的二元結構，雖選擇了強調偏向「主體能動性」，但也為如此的主體動能加上限制及但書，是一種更為細緻的理論可能性。

對筆者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她的作法隱含了「主體能動性」與「對社會結構的批判」必須再分開來，意謂著這應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討論，而並不是在壓迫性結構下就無主體的開創性挪用，但個人主動積極的創造性行為也不能淡化或忽略不公平的社會條件。其次，筆者希望可以跳脫詮釋者對行動強加「被動受害」或「積極能動」的標籤，試著用另一種觀點以描述主體「為何」及以「如何」追求美貌資本，也就是說，更好地回應這個理論爭議的方

式是承認追求美貌及美容塑身不但可能是父權宰制的展現，也可能是女性創造主體能動性的機會，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理論架構能夠同時包含這兩種可能性，⁵筆者相信這是可能的，而這正是下一節的重心。

二、一種新分析架構的可能性

在此文的理論取向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嘗試在新觀念的刺激下，以新的角度來處理一個我們熟知的社會現象，即台灣女性追求美貌的行為，而這樣的分析架構並不會將研究者自己的觀點加諸於被研究者身上，也就是不先預設從事如此行為的女性是「消極被動」或「積極能動」，而是讓這個理論觀點幫助我們觀察及理解現實上，女性在不同動機下的不同行為。

事實上，當筆者進行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時，這些訪談對象談及她們的身體、她們對外表的經營、對待女性美的態度以及所進行的龐大勞動時，筆者直接地連結傅柯對「新自由主義」中「Human Capital」概念的詮釋。因此，筆者在此文試圖以台灣一般翻譯成「人力資本」的概念來處理經營外表的行為，而筆者將使用傅柯對美洲新自由主義的詮釋並主張將「Human capital」在不同脈絡中翻譯成「人為資本」或「人身資本」，⁶因此「新自由

5 本文試圖提供研究美貌追求的第三種選擇，這不代表否定或完全超越了強調「結構」或「能動力」的兩個主要傳統研究方向，它們仍具有繼續深入研究的價值；此文的「不同」不意謂著這是一種「最佳」的第三條路，其主要價值在於在新的方向下提出新的研究問題並進行不同性質的研究。

6 Human Capital於此文中筆者選擇兩種譯法：在一般不特別涉及追求美貌的情況下翻譯成「人為資本」，而在關於經營外表方面翻譯成「人身資本」，即在論及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部分，筆者翻譯成為「人為資本」，而在之後的章節，尤其是田野資料的討論中則使用「人身資本」，讀者必須了解它們指的都是“Human Capital”。為何選擇複雜及不合學術慣例的新譯，筆者的理由如下：

首先，Human Capital在台灣學界皆譯成「人力資本」，雖然舊譯「人力資本」中的「人力」可作多種解釋，然而它在台灣已有相當固定的語意指涉，皆將其視為是相對於硬體設備而且是工作者因教育性投資而來的技術性能力；然而這樣譯法不但沒有納入此觀念新近的發展（見下文的討論），且容易一開始就誤導讀者，這是為何筆者選擇不採舊譯的理由。

筆者主張就一般的脈絡下將「“Human Capital”翻成「人為資本」，因為內含著有兩種讀法，第一，「人就是資本，資本就是人」，強調個體的所有面向都可以被捲入資本及收益考量之中；第二，它也可以讀成「人為」－「資本」，「為」強調了所有「能力」的「擁有」、「保有」及「提升」都涉及了某種「做」及「勞動」的「投資」過程。雖然新自由主義將人的所有

主義」下「人為資本」的觀念將是本文詮釋的理論主軸。

「人為資本」的理論是在六十年代由芝加哥學派的兩位經濟學家Theodor Schultz與Gary Becker所發展出來，此觀點最重要的主張是將個體視為是其所有「能力」的儲存體，進而主張認為，就長期角度而言，教育上的投資有

面向皆視為是可以轉化為該主體的資本，而這也包含了先天因素，如較好的基因、較優的健康體質等等，然而這些先天因素若沒有個人後天式地努力經營，即投入某種人為的勞動或工作，這些先天因素仍無法長期地成為此主體的資本，因此所有的資本都有「人為」的因素。如此一來，舊譯中所強調的不同於硬體面之技術性能力在新譯的第一個讀法中完全地被吸收，人力資本因此是廣義的「人為資本」的一個重要部分。

其次，就本文的脈絡，關於外表的人為資本而言，筆者選擇另用「人身資本」的譯法，也就是除了種種「人為資本」之外，女性特別還有一種「人為資本」需要經營。筆者的理由如下：

首先，Michel Foucault在討論此觀念時，他強調了「能力」與「主體」是「合體的」(faire corps avec)，法文的 (le) corps即英文的 (the) body，而英文「合一」的說法 (be one with) 忽略了傅柯所強調的「身體面向」，其次，由於主流的正妹美感是一種外在美，是對身體的經營與籌畫，「美貌經營」此種「資本—能力」與其成果皆與女性身體「合體為一」。

再者，學者已指出，「美貌」及因此而來的「美感勞動」(aesthetic labour) 是高度性別取向的，Ashley Mears (2014 : 1338) 即強調，美感勞動是性別化的 (gendered aesthetic labour)，並認為「外表的重要性本身就是性別化的。是女人投資更多於自己的外貌，並對非主流的美感標準接受度較低，女人比男人更會在外表上被評斷……，美貌是女性而非男性的一種特別有價值的資本，或者至少將美貌資本變成收益的可轉變性是根據性別而有所不同的」；她並進一步地指出，如此一來更加深了女性與「身體」的連結。(同上引：1338)。另立「人身資本」可以強調美貌是一種高度性別化的「人為資本」，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才需要追求及大量地投資於外貌身體的「人身資本」。就性別政治的角度而言，不另立名稱將會重覆父權社會中高度自然化外表經營是女性責任的不平等現象。

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女性所特別需要投資的「人身資本」還有一個獨特性，美貌作為一種人為資本或人身資本，它與其它資本雖同樣具有「正面性」收益，但外表資本還具有一種「理所當然」或「看不見」或「說不得」的隱性意涵，因為只要女性不從事相當迎合主流的美感勞動，即沒有投資相當的「人身資本」，她馬上處於一種「被看見」及「被說、被指責」的狀態之中。換言之，外貌這種「人為資本」的獨特性在於女性被要求相對於男性從事某種「隱形」、「看不見」、「無言的共識」，在絕大多數狀況下「無償」的特定勞動，即經營一個迎合主流美感的身體及外表，而常常只要主體進行投資後，這項外表的人為資本就呈現為「隱性」、「不再重要」、「不再被看見及討論」的狀態之中。換言之，美貌作為一種獨特的人為資本不但有其正面性，但它也時常呈現出一種吊詭的狀態：女性必須投入相當的外表資本經營，然而其收益卻只可能只有「沒有外在麻煩的到來」。

再者，外貌作為一種「人身資本」，它就如Foucault (2004 : 231) 所形容的，人如同一部「能力—機器」(abilités-machine) 一樣，即「它有固定的生命時期及可使用時期，它會折舊也會老化」。筆者必須強調，無人可以永遠呈現或再現主流美感，因為人及身體有其生、老、病、死。在台灣的正妹美感中，隨著年紀的增加，女性在外貌位階下不斷地大幅下降，外貌資本是注定要走向「無」或「消亡」；這与其它「資本—能力」，如對第二外國語文的掌握，可以隨時間的增加而更加純熟、增值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

總之，雖然同一詞有不同譯法不是學術要求統一的慣例，但因為「人為資本」的概念原就強調它的包羅萬象性，也因如此，這樣廣義及動態性的定義無法指涉特定的社會現實或現存的資本經營現象，因此若分化出不同「人力資本」、「人身資本」的細項，筆者認為有其正面作用。

助於工作者提高薪資所得，這是為何在台灣它被翻譯成有別於物質資本的「人力資本」。然而台灣對此概念的使用都脫離不了這個理論的原始架構，只將它用於解釋於「教育、學歷」與「薪資、收入」的正向關係，皆重申了Schultz與Becker關於教育投資有助於個別工作者的所得增長以及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的傳統觀點。

然而對「人為資本」理論並不只有這種詮釋角度，最近一些法國思想家，如哲學家Michel Feher以及深受法國思潮（French Theory）影響的美國政治理論家，如Wendy Brown，都開始注意到“Human Capital”與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新自由主義之間的密切關連，他們都重回到Michel Foucault對此的研究，將「人為資本」概念的解釋奠基於Foucault晚年對美洲新自由主義的詮釋。因為在1979年，Foucault講授了幾門關於新自由主義在美洲發展的課。1979年3月14及21日的課中，他研究了芝加哥學派即Schultz及Becker等人對經濟學的重新詮釋，詳讀及仔細分析了「人為資本」這個理論（2004：226），而在同年3月28及4月4日的課中，他對美洲新自由主義下的特殊主體，即一種將主體只視為是「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思潮作了深入的歷史及哲學分析。此文的理論取向正是奠基於Foucault、Feher以及Brown對新自由主義與人為資本觀念的研究。

由於Feher與Brown的研究都是奠基在Foucault的講課之上，因此我們將先簡介Foucault對新自由主義下人為資本的研究。

整體而言，Foucault認為美洲式的新自由主義試圖由「工作者」的「主體性」觀點重新對「工作」進行經濟學分析。在其詮釋中，對於「為什麼人要工作？」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會回答，在資本主義下是為了追求一份薪資，而這份薪資是在一定時間內其勞動力的對價；然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反對這樣的理解而試圖從「工作者」的角度而主張，工作者的勞動是為了追求「收益」（*revenu/income、earning*），而後者指的是「某種資本的產物或回收」（*le produit ou le rendement d'un capital*），而不只是金錢上的所得；他進一步引述Becker的話而指出，資本所生產的收益可以是「自己的滿足感」（Foucault 2004：232）或「心理收益」（*revenu psychique*）（同上引：

249)；同樣地，資本的形式也是廣義的：「所有可以用某種方式而在未來成為收益來源的都可以稱之為『資本』」，資本因此包括了「使某個工作者可以賺得如此薪資的所有物理性及心理性因素」（同上引：230），換言之，只要能在可見的未來產生某種形式的「收益」，都可以稱之為此工作者的「資本」。

Foucault接著指出，工作者的資本，並不主要是在特定時間內以固定價錢賣出的勞動力，而是其「能力」(compétence/competence)，即資本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種種的「能力」，而以「能力」之觀點來詮釋工作導致了兩個必須強調的重點：首先，「資本－能力」與「工作者」是「合體」(fait corps avec/become one with)（同上引：230），無法將「資本－能力」與其承載體，即某特定個體相分離。這就是為何Foucault認為這樣的資本就必須合理地被稱之為「人為資本」(capital humain/human capital)（同上引：232）；其次，工作者的「能力」是變動不居的，隨著工作者對自身能力的投資與否而永遠處於變化之中，因此在這種「資本－能力」的變動狀態中，收益也是變動不居，因此無法以靜態的觀點理解收益，是「收益之流 (Flux de revenus/flow of income) 而不是收益 (revenus)」（同上引：230-231），因此它是一種動態的收益觀念。

在Foucault詮釋的角度下，美洲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對工作者來說，工作者自己就如同是一種企業」(entreprise)（同上引：231），是一種需要投資、管理、永遠處在盈虧消長中的資本，因此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看待社會組成的切入點不是「個人」，而是「個體－企業」(unité-entreprise/unity-company)（同上引：231）。

對Foucault來說，新自由主義詮釋主體、經濟以及社會體系的方式是一種「回歸經濟人」(le retour à *homo oeconomicus*)（同上引：231），然而這不是傳統的經濟人，因為古典經濟人的行為模式及動機是基於「需求」、「用處」而與他人進行「交換」的夥伴，然而Foucault強調，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人是「一位企業主 (entrepreneur/business owner) 而且是自己本身的企業主 (entrepreneur de lui-même/business of oneself)」（同上引：232-232），也

就是說，「甚至連個人的生命本身……也將被視為是一種永恆及多重意義下的企業」（同上引：247），⁷根據這樣的邏輯，生命的每一個面向都可以用對自己人身資本的投資來理解（同上引：249）。

Foucault因而認為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將「市場模型」（*model of the market*）傳播及利用在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中，即使是與金錢或甚至任何物質性無關的領域，例如說社會現象（同上引：245-246），即「將市場合理性，以及市場合理性所提供的分析方式以及它所建議之抉擇方式擴展到所有非經濟的種種領域中」（同上引：329）。

同樣地，追隨著Foucault的詮釋方向，美國思想家Wendy Brown並不將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學」來看待，而是將其詮釋著重於它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在非經濟領域的呈現及影響，她強調「新自由主義式的合理性將市場模型傳播到人類的所有領域的所有活動，即使完全與金錢無涉的地方，並且只以市場行動者的角度來理解人類，只把他們設想成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Brown 2015：31；相同的主張也可見Paltrinieri 2013：90）。她將這樣的理論視為是一種人類行為的合理性原則，主張「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是一種規範式理性的秩序（*an order of normative reason*），它將自己形成一種指導性的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將由經濟而來的價值，實踐以及準則等等的特殊標準擴展到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面向」（Brown 2015：30）。

此外，Brown引用Foucault而進一步地強調，這裏的「市場」並不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所說的一種基於「交換（*exchange*）」的市場，而是一種基於「競爭（*competition*）」的市場（同上引：36），因此新自由主義下的人身資本式主體，是一個與他人競爭的個體，其行動邏輯並不是合作或交換，如何極大化自己的資本才是如此主體的主要考量。

Brown的分析也將我們對新自由主義的觀察重點轉移到個人的層次，使我們的目光移到個體所經歷的「主體化」過程中，因為個體是新自由主義這

7 Bröcking (2016：24) 也認為「柴契爾主義與雷根主義的主導原則就是個人公民必須變成他們自己生命的企業主」並以「Me Inc.」或「You & Co.」來形容這樣的現象（同上引：31）。

種政治合理性所鎖定的標的（Brown 2015：118）。Brown明白地表示（同上引：21）：「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獨特的……主體生產的方式（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s）」。而這樣的主體生產指的是什麼呢？就是將自己理解成一個競爭性市場中的行動者，將「市場邏輯」變成個體在所有生命領域唯一的合理性邏輯；Brown因而點出，新自由主義將個體只理解為市場行動者，現在成為了一種「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作為一種「複雜精緻的共識（sophisticated common sense）」（同上引：35），是我們看待自己及看待世界的觀點。

當這種市場或價值邏輯提升為一種主導個人主體化歷程的原則時，我們不難理解為何「人為資本」這個觀念可以也已經變成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主要構成元素。法國哲學家Michel Feher指出，「我們支持這樣的命題，即人為資本作為一種主宰性的主體形式乃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主要標示特徵」（2007：14），而他為這種「人為資本」理論下了一個總體性的定義（同上引：16）：

相應於人為資本的這種主體性運作模式，是將我們每一個人定義為一組能力的綜合體—先天或後天的，本來原有或學習得來的，現有或潛在的種種能力—或更好的說法，是將個人定義為關照此組能力之增值的綜合體，而除了增值，我們也可以說是避免這組能力的貶值。然而，對自我增值的追求，其速度及可以利用的手段在每一個不同個體的狀況中都是不同的。如此一來，每個人對自我感到增值或貶值的方式及理由都不盡相同。如果增值或避免貶值都必須同時以兩種意義來加以理解，即物質上的以及美學—心理性（financière et esthétique-psychologiques），我們必須承認，增值只是避免貶值的一種表現方式，因此後者才是人為資本的主要目標。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人為資本」的兩位原始作者將這個觀念集中於教育的經濟效益，然而這個概念可以很快地超出原來的架構，而把「個人能力」擴展到天生的能力、因環境而來的能力、因學習而來的能力以及所有維持身體條件的能力（飲食、運動、休閒、性生活、情感生活等等）。總之，

所有我所繼承、所有降臨到我身上以及所有我做的一切都可以增加或貶值了我的人為資本。

其次，如同Foucault已經提到的，Feher也將人為資本的收益擴大到所有我的能力所能生產及帶來的效益，而不只限於金錢上的賺賠。這樣擴大下的效益觀使得「收益」的觀念不再必然是「可衡量」的，心理上的滿足與挫折可以變成人為資本主要的投資目標及收益對象（Feher 2007：15-16）。換言之，人為資本的投資邏輯不但可有「擴大賺錢／減少賠錢」的物質表現形式，它更可以完全以「提高自我價值感／避免自我價值感的貶抑」之心理形式來表現。個體因此以市場行動者的角度詮釋自己生命的所有面向，其行為背後的指導性原則是「投資」與「增值／貶值」的邏輯，意即個體會盡一切的努力以投資自己的「資本／能力」，讓自己的「資本／能力」處於不斷增值的狀態以及避免讓自己處於貶值的狀態。而這裏的「價值」及「資本」不限於金錢或有形的財富，資本可以是無形的，增值也可以意指心理上的滿足或避免心理上的挫折或自我價值感的降低。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這種「文化」或「意識型態」有一種很強的倫理特點：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哲學，新自由主義強調私有化、國家撤出、市場決定的種種主張，相連於此，它作為Brown所說的一種「精緻複雜的共識」強調的是「個人的責任」，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必須與他人競爭的市場行動者，個人是其人為資本的「企業主」，「個人」如同一個企業，其所有的能力就是其資本財，個體被視為有這樣的「道德責任」以經營自己的人身資本並為自己資本的盈虧「負責」，且不斷地追求效益的極大化。Émilie Hache強調（2007：57）：

新自由主義式的這樣權力運作需要個人關心照料自己（se souceint d'eux-même）（某種傅柯式之關照自己“souci de soi/the care of the self”的極大化），需要個人追求自己增值……就新自由主義的合理性而言，以負責的態度進行自我管理，就等於自己關心照料自己，意即與自己及自己整個生命維持（某種）的主動性關係。這樣

的關照自己主要指的是與自己維持一種轉化 (*transformation*) 或打造 (*fabrication*) 的關係。

「轉化」自己的原有資本及「打造」自己的未來不但是個人應負責的，成敗也是個人的責任，這是為何Gershon (2011 : 540) 強調「新自由主義式的主體必須為自己的未來負全責－他們被預設要以自我決定來打造自己的未來。同樣的道理，不論他們身處不利的處境或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行動者必須為自己的失敗負最大的責任。」將「責任」定位在個人而淡化甚至完全忽略社會與集體層次的因素，並賦予這種責任一種道德肯定是新自由主義與人為資本理論的一大特徵。

綜合以上所說，新自由主義市場化的原則將「人為資本」提升為一種個人「主體化」過程中的指導性原則，而此種「合理性」將「市場傾向」的「增值／避免貶值」邏輯變成個人行動的動機、原則，並將對自己資本／能力的經營視為是「個人責任」，並必須為其成敗負責，是一個自我治理、自我負責、追求自我效能（感）極大化的主體，新自由主義式的個人就是一種經營自我資本的「企業家主體」 (*entrepreneurial subject*) (Scharff 2016 : 108)。

在這樣的理論架構之中，此文並不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是一種「社會現實」或一種「政治經濟學」在公共政策上的展現，而著重於新自由主義對「個人」及其「主體化」的影響，Ulrich Bröcking於*The Entrepreneurial Self* 已使用了「企業主義精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 及「企業主義文化」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2016 : 23-24) 的形容；⁸而Ganti (2014 : 95) 主張在關於新自由主義的研究中，人類學門最大的貢獻將是分析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層面，本文也追隨這樣的立場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是一種「意識型態」並觀察及分析它在「非經濟領域」的影響與作用。⁹

8 譚佳 (2015 : 85-86) 在使用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一篇文章中也特別強調「新自由主義已經從狹義的自由經濟政策……發展成一種文化，而新自由主義提供了一種形容新的生活方式的組織方式」。

9 關於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現實」或「政治經濟學」在各領域的制度性及政策性實踐並不是此文的目標，也就是此文不試圖回答新自由主義「為何」及「如何」在台灣存在以及存在於台灣

Alain Bihl (2011 : 2) 於《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 (*L'idéologie néolibérale*) 中主張「一個意識型態就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文化系統 (就人類學意識而言)，其核心是對世界的一種全體性及一致性的感知方式，它並內涵了一種對世界如何行動的計劃，因此也包括了一套價值系統，其主要功能就是合理性某個特定社會團體所製造的狀態，利益以及其計劃。」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是一種「意識型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個人如何理解其所處的世界及狀況，或更精確地說，主體如何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與所處社會的關係；Bihl即主張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以一套「邏輯一致的論述」在非經濟領域中塑造了一個人類新的「理想典型」，他認為在這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révolution culturelle*)」中，新自由主義「除了在政府行動場域以及專門的政治領域中成功地強行加入一種新的典範之外，其實在整個社會及社會實踐領域中，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試圖催生一種新的人類學形象 (*figure anthropologique*)」 (同上引：8)。

Angela McRobbie也同樣地認為新自由主義追求資本效益極大化的個體，在現實上呈現為一種追求「完美」的個人，並主張這種追求完美已深入當代人日常生活中每一個面向：

追求完美幾乎與Foucault所說的人為資本模式同時發生，一個由諾貝爾經濟學家Gary Becker所發展的一個看似簡單的概念卻展現出巨大的效用。人為資本這個對社會學家看來十分淺顯的發明，它卻已經以一種自我統治及自我管理的形式強勢運作並進入當代人民的每日生活之中。它已經深入流行文化的核心之中 (It has entered the heart of popular culture) (2015 : 10)。¹⁰

的新自由主義是何種的新自由主義。台灣學界關於新自由主義已在各學門，如政治、經濟、教育或人類學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這樣的問題應該留給其它的專家來回答。

10 除了「追求完美」外，Berlant (2011) 也很傳神了以「殘酷的樂觀主義」 (Cruel optimism) 來形容此種主體的心理狀態。

在確立了新自由主義視為是「經營人為資本的企業主義」之意識型態後，回到台灣的現實並進行這樣的追問：是不是有一種能力，被台灣的男性與女性視為是一種重要的資本，而且與女性個人無法區分，她們也願意或被迫對此進行種種的投資，因為這樣的資本可以轉化成各種物質及心理性的收益？而且經營這種「資本／能力」被視為是女性主體特有的「責任」？什麼是台灣女性所特別注意的「資本／能力」，其追求的增值及避免其貶值構成了她們日常的生活實踐行為呢？在台灣社會中，是否有某種的「資本／能力」與「性別」有特別的親近性？在婚姻及工作皆被認為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要在其中脫穎而出，有沒有什麼女性所特別需要的人為資本能讓她們相較於他人而享有的優勢呢？筆者的田野調查結果很清楚地顯示了，這種期待與責任在許多狀況下，無疑地就是女性經營自己外表的能力；意即「美貌」是女性而非男性之「人為資本」的重要構成元素，經營美貌資本的增值以轉化成種種可能的收益，或者其負面形式，即避免外貌資本的貶值，是女性追求美貌背後的核心邏輯。¹¹

其次，當與這些受訪女性的訪談過程中，筆者發現許多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元素出現於她們的談話內容之中：例如她們談到外表是女人的一種「責任」，如「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的說法或者是先生、朋友及家人對她們外表的期待與監視，又如她們投入相當的金錢時間維持、增加外表所帶來的現實好處或自我愉悅感，筆者因此認為，以新自由主義之經營人為資本的企業主義可以讓我們掌握這些受訪女性之言語及實踐背後的核心主導原則。換言之，將自由主義視為一種在深入日常生活中的「意識型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特定主體如何理解自己及所處世界，卻不必預設該主體了解或運用「人

11 筆者並不認為任何主體背後的核心邏輯是簡單或單一的，Scharff (2016: 115) 在討論新自由主義式主體的心理面向時即指出：「主體必須『調合眾多彼此競爭的論述 (Negotiating competing discourses)』並強調『企業主義論述會與其它論述交錯作用』 (entrepreneurial discourses intersect with other discourses)。」筆者也必須強調，此文只主張使用「美學企業主」的角度來理解受訪女性追求美貌的現象，而不是她們生命的所有面向或作為整體的個人，即筆者並不過度推論並認為可以簡單地套用新自由主義的企業主義來理解這些女性除了美貌經營外的其它生命面向。

為資本」或「新自由主義」中的種種理論觀念，¹²然而這種「分析性」的角度（analytical approach）卻可以讓我們理解受訪者言行背後的邏輯或其意義合理性。¹³

再者，除了筆者田野資料及個人判斷，使用Foucault對新自由主義的詮釋於美貌研究上是不是一個可能的方向呢？在理論選擇上，這種研究方向在西方美貌研究中是一個被肯定的重要取向，因為使用傅柯的「權力」或「規訓」等概念於美貌研究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台灣的情況也是如此。但越來越多人發現Foucault對新自由主義的詮釋，即將個人視為是「個體／企業」或自己是自己「企業主」，這對「美貌研究」是一個重要的新方向。這種傅柯詮釋下的新自由主義式的「企業主義」在最近出版的*Aesthetic Labour: Rethinking Beauty Politics in Neoliberalism* (Elias, Gill and Scharff 2017) 中即被強調為美貌研究的新方向，因為此種觀點能夠離開美貌研究中無止盡的「社會壓迫性結構」或「女性個人能動性」的論辯而有不同於前兩者的理論進路，此書的三位編者因而主張以Wendy Brown等人為代表的「傅柯式的新自由主義式詮釋」（Foucaultian approche to neoliberalism）作為研究方向（Elias, Gill and Scharff 2017 : 23），並強調「新自由主義在關於追求美貌對個人經驗及實踐行為的詮釋力量急需被好好地理解」（The force of neoliberalism in shaping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beauty needs urgently to be understood.）（同上引：5），她們更進一步提出「美學企業主義」（aesthetic entrepreneurship）（同上引：5）的觀念以理解新自由主義下個體追求美貌的現象，並強調「新自由主義使我們**全部**的人都變成是一種美學式的企業主」（Neoliberalism makes us *all* 'aesthetic entrepreneurs'）（同上引：5）。

12 相較於明顯中性的企業主義「文化」或「精神」，使用「意識型態」不但可以強調這是一種自成體系的一套「論述」之外，「意識型態」的角度也包括了「對意識型態的批評」，它不會如表相所呈現的是中性的，而是為某種勢力或社會團體所服務的（Bihl 2011 : 8-9）。

13 Bröcking (2016 : 20) 認為企業主式的主體是一種「真實的虛構」（real fiction），因為這樣的主體並沒有經驗上可以觀察的實體（empirically observable entity）。

最後一個必須提出的重點是，在以新自由主義為視角的美貌研究，主流方向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制度來討論女性因追求美貌而來的「物質」收益，Xu與Feiner（2007）關於中國的「美貌經濟」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她們認為中國加入WTO後試圖以美貌產業來創造新自由主義所需要的商品化及消費主義（2007：308），並將美貌視為是女性物質成功的最重要關鍵，她們視暢銷書《深入全面分析「美女經濟」：美麗臉蛋長大米》中「每一塊花在必美上的錢都會在將來產生帶來四塊錢的收入」之說法作為最好的例證，（同上引：318）。

然而本文的討論並不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領域的表現，也就是說它並非在討論台灣女人關於追求美貌在現實上或物質上的收益，¹⁴這雖然可以是台灣美貌研究的方向，但卻不是此文的重點；相反地，本文主要在於展示經營美貌帶來的心理上自我欣賞或自我滿足的獲取（psychic gain of self-appreciation），或者是心理上的自我貶抑或折價（psyche's loss of depreciation），因為這正是「人為資本」邏輯下所獨有的主體化特徵。

在上文的解釋中，我們看到在「人為資本」的觀念裡，「我」就是我的「人身資本」，「經濟人」的邏輯不再只限於某個特定領域，而是擴展到個體的整個生命。筆者想強調，「新自由主義」涉及一種特殊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過程，上述的種種原則不是一種純粹外在的社會結構或社會規範，而是具有Foucault所說的權力的「正面性」及「生產性」，即主體與主體化的相關問題。對傅柯來說，主體化是個體藉由外在種種力量與重組這些外在力量¹⁵的實踐行為，而將自我形塑成一個主體的過程（在台灣的例子中，追求美貌的種種行為可以被視為是形塑自己的種種「技術」）。在此處，「個人的內在世界是對外界作用之過程的結果（the inside is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on the outside）」（Deleuze 1986：104，筆者自譯）。在這個主體化的過程中，個人會被形塑成與自己維持某種特殊關係的主體，他們會表現出

14 例如因為擁有美貌而能有一個富有的男性結婚，或者是有一份好的工作。

15 強制，總是首先來自於外界，然後會逐漸地被內化及克服，而轉變成個人決心的一部分（Potte-Bonneville 2004：227）。

某種特別的行為，即某種特定的生命模式（ways of living/modes d'existence）

（Deleuze 1990：127，筆者自譯）。這種過程的不穩定結果就是個人的主體性，個人理解自己及與自我建立某種關係的方式（Foucault 1984：1452）。

筆者的訪談資料顯示了台灣的主流美感標準大幅地影響了台灣女性將自己建立成某種主體的主體化過程。也就是說，追求美貌或經營自己的美麗資本指的不只是單單擁有一些化妝或穿著的技術或閱聽相關媒體的習慣，而是一種台灣女性「主體化」及建構自己的一種方式。

綜合前述，筆者認為，這樣的理論角度有以下的優點。首先，這樣的詮釋角度在台灣社會有其適切性，因為新自由主義及人為資本對個人的想像已經在台灣這樣高度競爭社會中成形，在極度競爭的就業市場及婚姻市場中，外表是女性人身資本的關鍵元素，因此女性必須經營自己的美貌資本，因為它可以帶來種種不同形式的收益；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在「新自由主義」與「人為資本」的架構中，我們只指出個體行為背後的合理性邏輯為「追求增值與避免貶值」的「美學企業主義」，而追求增值的行為可能是一種結構壓迫下的受害或盲從，它也可能是女性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如此一來，詮釋角度不再侷限於壓迫性結構下的「受害者」或「能動主體」的二元對立；換言之，我們只用「台灣女人如何讓自己的美貌資本增值」或「台灣女性如何避免外表資本的貶值」的角度觀察及分析追求美貌的行為，而非戴上特定的理論眼鏡，將研究者認為的「原因」強加於行動者之上，形成單方面地強調女性的能動性或只將女性簡化為無知的被壓迫者的困境。換言之，一位女性追求美麗資本的增值可能是父權主義中美貌迷思的盲從者或受害者，但她也可能是一個積極運用此不平等關係以改造自我生命的能動創造者，或甚至是這兩種可能性各種不同程度的混合。更細膩的描述及判斷需要田野調查、質性訪談、個案脈絡及種種詳細的民族誌細節來補充，因此這樣的理論架構與下述的本文研究方法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三、研究方法

此文是更大研究計劃的一部分，其基礎是筆者在台灣的田野調查結果，採用的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ic）取向，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與「深入訪談」。參與觀察的時間是2010到2014年間共33個月，在這段時間中，筆者透過多重方式蒐集質性資料，我特別留意關於女性美的主流論述、美容手術的廣告，以及美容商品上的女性美意象，還有具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如「女人我最大」等等）以及新聞報導；此外，由於此文關注的是高文憑都會女性追求美貌與懷孕生產的關係，筆者也針對媒體如育嬰雜誌——如《嬰兒與母親》、《媽咪寶貝》及《媽媽寶寶》等等關於懷孕生產的言論及資訊進行分析，¹⁶這些都是本文資料體的一部份。

關於深入訪談方面，「深度訪談」此種研究方式能夠提供研究者對於個人經驗的詳細資訊及個人感受，也能允許筆者較為全面掌握及觀察受訪者的意見、價值觀、表情、肢體動作以及穿著打扮的方式，由於本研究針對的台灣女性對美感的感受及詮釋，在上一節理論視角中也提起本文關注的是新自由主義下追求美感對個人主體化的影響，而非經營外表在物質收益上的表現，因此筆者選擇深度訪談的方法。

所有的訪談皆集中在2014年4月到12月這段時間；在這段密集的民族誌訪談期間，筆者進行了70個半結構化的訪談，每次約一個小時，對象是有高文憑的都會女性，即至少有碩士或博士學位。她們居住在台北，主要是國立台灣大學的學生或畢業生，或者是有國外的同等學歷（主要的留學國是美國、法國、英國與德國）。因為筆者使用「滾雪球」式的方法徵求受訪對象，而這些受訪者的人際關係集中於台灣大學，所以受訪者大都是台大的學生，但筆者也不排除其它大學的女性。至於訪談的地點，絕大多數的未婚受訪者及一部分的已婚無子及已婚有子的女性都集中在台灣大學內的一個咖啡廳；有一些訪談是在受訪者住家或工作地點附近的咖啡館進行；而大多數已婚有子的受訪者選擇的地點是自己的家中，顯示有了小孩的女性在時間及地點相較

16 許多有子的受訪者向我提及她們會閱讀這些雜誌。

於其它女性受限許多。最後，70位的訪談並不是一個先定目標，筆者感到資料飽和才停止繼續增加訪談數目。

為了要知道社會地位的改變是否會影響其追求美貌的行為，筆者的訪談樣本有三個主要的範疇：未婚女性，已婚女性以及已婚有小孩的女性。絕大多數的受訪女性的年紀都界於25到40歲，有少數一兩位博士生是五十多歲的年紀。¹⁷

筆者以下列幾個主題而與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

第一，就受訪者的了解，對台灣女性而言，什麼代表美？一位美麗的女性會具備怎麼的特點？尤其是外在有形的？對受訪者而言，她認為什麼是一位美麗的女性？在她們的想法中，對一位男性而言，什麼是女性美？還有她們覺得對男性而言，女性美麗與否是否重要？

第二，為何女性會希望自己變得美？受訪者為了變美，她們會作怎麼的具體行為？她們如何經營自己的身體？她們每個月花費多少錢在美貌追求上？她們覺得男性會花同樣的時間與金錢經營自己的外表嗎？

第三，當受訪者選擇另一半或先生時，她們覺得什麼的條件或標準是最重要的？相反地，對她們而言，當一位男性選擇另一半時，他最在乎及重視的標準是什麼？

第四，懷孕生產給受訪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受訪者對從女孩變成一位母親的經驗及想像是如何？在伴侶關係中，懷孕生產的經驗帶來怎樣的影響？男性對懷孕女人的外表持怎麼樣的態度？已有子的受訪者在懷孕及生產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美容習慣？有沒有什麼美容行為是特別針對孕婦或媽媽的？

所有的訪談在經受訪女性的口頭及書面同意下，皆以數位錄音筆加以錄音，並經筆者轉譯為文字稿，提供筆者進行分析。

17 本研究的樣本只限於女性，筆者自然清楚男性對此主題的意見也值得討論，但這不屬於本文的研究範圍，筆者所進行的研究計劃乃是探討女性主體對追求美貌的感受及意見。

下表為此文中所曾引用之受訪女性的個人資料（按字母順序）

化名	婚姻狀態及年齡	職業
CaiCai	未婚27	線上女性雜誌主編
Chun	已婚有子29 一個小孩，二歲	物理系碩士
Chun-Fang	已婚有子38 兩個小孩，三歲及四歲	軍人
Fen-Fen	未婚28	專職研究人員
Fei-Liu	已婚有子34 兩個小孩，二歲及四歲	外文系碩士
Jie Zhang	未婚 27	比利時魯汶大學心理學碩士
Lala	已婚無子37	高中老師
Lai-Ming	未婚單身29	法律碩士 律師
Lara	已婚懷孕29	財管碩士 理財專員
Linda	未婚單身27	理財專員
Liu-liu	已婚無子29	地質學家
Lisa	已婚有子32 一個小孩，二歲	理財專員
Lu-Ning	已婚無子31	廣告系碩士
Hui-Nian	已婚有子51 九歲及十三歲	環境保護研究所博士生
MeiMei	未婚27	法律碩士 律師
Meili	未婚31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生
Mei-Ling	未婚32	巴黎索邦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MoMo	已婚有子34 一個小孩，二歲	美國外交事務碩士
Ning-Ning	未婚28	劇院演員
Pei-Jia	已婚無小孩40	英國女性主義碩士 記者
Ping	已婚無小孩31	高中國文教師
Qing De	已婚無小孩30	麻醉科醫師
On-Ru	未婚單身28	大公司的管理部門主管
Qing Wa	未婚單身28	國際發展研碩士
Qing	已婚有子33 一個小孩，三歲	MBA 經營銷售日系產品之網路商店

Re-Lin	未婚單身25	經濟碩士 正準備申請美國大學的經濟博士學位
San Xiao	已婚有子34 一個小孩，二歲	博物館公務員
Shi-Liu	已婚有子38 三個小孩，一歲，三歲及四歲	社工碩士
Wu Quan	未婚28	專職研究人員
Xue Qui	已婚無子34	高中數學老師
Xiao Ye	未婚單身25	獸醫
Xiao Lin	未婚29	MBA
Yixian	已婚有子31 一個小孩，一歲	高中教師
Yuan Xun	已婚有子29 一個小孩，七個月	藝術教育碩士
Zhen TaiTai	已婚有子50 兩個上大學的小孩	家庭主婦
Zhi Tong	已婚無小孩30	社工碩士 公務員
Zhen-Qiu	已婚有子38 兩個小孩，四歲及六歲	化學工程師 工程事務所老闆

四、時空環境：我需要什麼才會被追求？

雖然台灣有現代化的經濟，但對於婚姻及成立一個家庭仍然十分地被重視（Adrian 2003：106；Farris 1994：321，2004：Jackson, Liu and Woo 2008：14），¹⁸即使這樣的趨勢正在改變之中，但對有高文憑的職業女性也必須面對強大的成家壓力。在現在的台灣社會，不能太晚結婚以及要有小孩，最好是一個男孩的（Attané 2010）以便延續夫家的父系傳承，即所謂「傳宗接代」或者是不能讓人「斷後」的社會壓力對女性還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¹⁹

18 台灣社會晚婚或不婚的趨勢越來越強，但筆者認為晚婚及不婚增加不能被等同於婚姻的重要性被否定，事實上常有相反的例子。就筆者所訪問的台北都會區高學歷女性而言，她們都向我表示來自家人及社會關於結婚的壓力十分地龐大，尤其是在三十歲之前結婚。

19 受訪者中有博士學位或正在唸博士的受訪者向我表示，有博士對她們在婚姻市場上非常地不

筆者的訪談調查指出，外表的重要性在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強烈地不對等的。筆者詢問這些受訪女性有關如何可以成功地與另一個人步入婚姻時，她們幾乎都回答，「美貌」是女性被追求以及被選擇成為婚姻對象中最決定性的因素之一，²⁰Re-Lin直接了當地說：「對大部分的台灣男人來說，女人的內在並不重要。」Xiao Ye也告訴筆者，「對男人來說，女人的美貌就是她的價值」。因此在結婚生子的社會期待下，美貌成為台灣女人必須經營的關鍵「資本／能力」，這是為何Qing Wa表示：「對我來說，美貌的問題與女人所面對社會壓力有很大的關係。女人要在三十歲前結婚！！（笑）女人也要有小孩。如果這個女人好看，所有這些就會變得很容易。我們就會很快地在三十歲前被選中。」一位受訪者Qing的先生，筆者認為他的意見可以代表一定台灣男性的想法：「對他來說，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她是不是正妹，要瘦，要白皮膚等等，個性或其它的都只是『加分』而已。」

然而在另一方面，當筆者以相同問題提及若運用在男性身上時，意即「對一個男人，什麼是最重要的特質讓他得以結婚？」時，所有訪談對象都毫不遲疑地回答說，一個穩定的物質生活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而當筆者繼續追問她們為何經濟條件如此重要，大部分的回答都是「安全感」。而關於男性的外貌，許多訪談者都確定地表示這不是重點，她們關於外表的要求多半是「乾淨」、「整齊」之類的最低標準，「順眼」是筆者最常聽到的女性關於對男性外表的要求。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雖然在台灣社會中有越來越多的男性重視自己的外表，但在實際擇偶及社會壓力上，男性與女性所面對的外表期待是完全不平等的，女性必須讓自己儘量符合主流的美感標準（見下文對此標準美的描述），但男性卻可以不在乎對自己外貌的經營，正如Lala告訴筆者的，雖然「有些人也會看外表，但只是他們不要太醜或是禿頭就好了！」Hui-Nian甚至表示：「我不喜歡好看的男人，他們給我一種不安全感。」這種在選擇男性對象上的經濟遠高於外表的傾向也可用Lara的話作為

利，因為年紀及學歷的關係，而男性的例子剛好完全相反，或至少他們沒有這樣的劣勢要去面對。

20 有時有一個漂亮的太太對台灣男性而言是一件「給面子（face）」的事，例如在台灣婚宴中顯示一位美麗的妻子是一個重要的傳統（Adrian 2003：144）。

代表，她認為：「對男人來說，外表並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錢，他們的頭腦。當談到結婚，我們要有責任感的男人，要有能力，因為有能力有腦子，你就可以賺到錢，你就可以有錢。他要看得順眼，但他好不好看不是很重要。」

筆者也非常訝異地發現，即使是有高學歷的受訪女性，她們理想的先生仍是一個賺很多錢的人，富有與否仍是最重要的擇偶因素之一。²¹許多這些女性直接地告訴筆者，如果這個男性追求者不夠有錢，她根本不會將其視為一個值得考慮的交往對象。Lara這樣告訴筆者：「我們希望先生賺得比我們多，這給我們一種安全感。像我先生付了我們公寓的頭期款五百萬，剩下來的房貸我們一人付一半。我們都會希望是先生付頭期款，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可能不會嫁給他。」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傳統理想仍有其重要影響力，因為傳統上，女性被認為要取悅她們的丈夫，而先生則被認定為必需要提供及照料所有家庭的物質需要，即使是受西方影響較多的高文憑都會女性也是如此。就本文的理論角度而言，這代表的是美貌是女性而非男性關鍵的人身資本，經營及擁有外表這種「資本／能力」可以為女性帶來許多不同的收益，然而這卻不是男性的狀況。換言之，對追求「人為資本」主體而言，主要是女性而非男性才需經營外表這種「人身資本」。

若我們順著上述所說的，台灣女性必然會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女性仍被期待要結婚生子，而如果好的婚姻意謂著嫁給一個條件好、有三高的男性，那如何與這樣的男性結婚呢？在台灣，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正妹或美女。而如果美貌是一個擇偶中的決定性因素，那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婚姻市場中，一個女性如何可以脫穎而出呢？我們也可以猜想到，是變得美貌及維持美貌。這一切都說明了一件事：即美是台灣女性人身資本的最重要元素之一。換言之，因為對女性而言，美貌是其人身資本的一個基本構成元素，因此在追求一個成功婚姻，通常意即嫁給一個有錢人或至少一個有良好社會地位的男性時，它是佔有決定性因素，美貌可以確保有條件好的追求者。

21 當然還有其它的條件，例如另一個受訪者最常提及的關鍵因素是「要談得來」。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知道結婚與生小孩在今日台灣仍有其重要性，如果一個好的婚姻對這些女人是如此的重要，我們要追問的是：我要做什麼才會被追求呢？女人需要什麼樣的條件才會擁有一個好婚姻？為什麼一個有「三高」的男性會追求我呢？

一位台灣男性Wu提供了一條線索：對這位男性而言，女人天生就是要變得可愛，當她們「脆弱」與「需要男孩子」時最是可愛。而根據他選擇婚姻對象的標準，Wu說她應該表現出「體貼，柔順與好看」（considerate, docile and pretty）（Chuang 2005：22）。事實上，關於未來的另一半，這些標準表達了大部份台灣男性所追求的女性類型。而Wu所說的「好看」到底指的是什麼呢？在台灣什麼樣的外表被視為是「正妹」呢？這是在接下來的段落中，筆者將要回答的問題，筆者將列舉在台灣什麼樣的外表會被視為是美貌，而擁有這些元素意即擁有重要的資本。

五、成為漂亮的女性：正妹的理想美

對許多台灣女人而言，漂亮與否對婚姻的成功及維持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對美貌的追求，深刻地影響這些女性的生命及日常生活，從童年一直到結婚與成為母親，不曾中斷。田野調查的觀察以及眾多的訪談讓筆者可以列舉符合主流美感標準的種種元素，即「正妹」的美感標準。²²這些因素讓女性被認定是美的（to be judged beautiful）以及讓她們覺得自己是美的（feel beautiful）。因為此篇論文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分析這些美感標準，而只在於指出正妹美感與變成母親的不相容性，所以筆者只簡單地列舉這些美感標準而不是作一種詳細及系統性的評論。

在台灣，一個女人被評論為美的最重要特徵就是「瘦」，而在台灣，這意謂著非常非常地瘦。Chun的說法代表了許多其它訪談者的真實想法：「我覺得在台灣女人都太瘦，我的朋友連完全正常的都覺得自己太胖」，而

22 本文討論的不是女性的內在美，因為主流的正妹美女所在乎及經營的是外在有形的美貌。

MoMo更是一語道出「瘦」在主流美感中的嚴刻性：「在臺灣，我們喜歡太紙片的女生」，這是為何Lu-Ning說：「在臺灣，所有的人都想減肥，即使是已經超級瘦的女人都還會覺得自己太胖。」

在臺灣文化及日常生活中，吃東西一直是人們的一個重要活動及娛樂，因此在這樣的脈絡下，「瘦」這種理想的美感，驅使許多臺灣女性嚴格控管自己以及監視自己的身體，這也是為何「變美」或「維持美」在臺灣首先意謂著「減肥」或「保持身材」，因此「胖美人」是一個自我矛盾的說法，因為在臺灣，不瘦就不可能被視為是美的。On-Ru的快人快語就是最好的證明，她說：「我們會嘲笑一個好看但胖的女人，但不會是一個醜但瘦的女人」。我們在此已能理解為何因懷孕而來的身體變化對臺灣女性是一種痛苦的經驗，因為在孕期的女性必然有體重上的增加及身材的改變。

第二個最重要的美感元素是「年輕」。Pei-Jia告訴筆者：「台灣男人認為一個好看的女人就是年輕的正妹，其它的都是模仿年輕的，我們總是要看起來更年輕」。我們當然可以推知有好看但不再年輕的女性，在臺灣另有「正媽」、「美魔女」或「逆齡美女」的稱呼，但她們只被理解為「正妹」的「仿本」，她們都還被視為是美的，因為她們「看起來」像是「正妹」，但「事實上」已經不是正妹，因為她們不再被歸類在「妹」字輩，她們是沒有「正本」或「真版」有價值的女性，她們的美在主流的標準中被視為是次等、較沒有價值的。

例如在「正媽」的例子，人們在這個稱呼中所想要表達的是，即使某位女性是母親了，她仍是美的，然而她的美麗之所以被接受及被看見是因為說話者召喚了一位不在場的「正妹」，這位媽媽彷彿不像一個媽媽而像是一位「正妹」。然而，雖然她會被稱為是「正媽」，但她絕不是一位「正妹」，她永遠不再像正妹這樣地有吸引力。在臺灣的文化及美感標準中，單單是成為母親的事實就意謂著「年輕」的結束，而不管這位女性的實際年齡為何。

同樣地，我們也已看到懷孕生產與美感標準在此的衝突，因為在臺灣女性越來越晚婚以及女性生第一胎越來越高齡的今日，媽媽面臨一種在美感標準下的「雙重降級」。不但自己不再年輕（已被降到大齡的「妹」字輩），她們也必須從「妹」字輩被降到次一等的「媽」字輩，她們再也無法「合

法」及「正當」地抗議他人不叫她們「姐姐」而是「阿姨」。筆者在台灣觀察到許多媽媽刻意打扮地「很年輕」，五十多歲的Hui-Nian無疑地訪談者中最有資格了解這種不再青春的苦澀：「我們不再接受正常的變化，像是變成一個媽媽，或接受自己是中年女人，現在大家希望永遠年輕以及永遠更年輕」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美感特徵是「白皮膚」。它的重要性可以以此來證明，幾乎所有在東亞販售的化妝品都強調“美白效果”。與吃東西相同的是，白皮膚在台灣脈絡中是一個很難維持的美感理想，因為在一個幾乎是熱帶的國家中，整年都有強烈的陽光，而陽光意指「曬黑」的危險。CaiCai對筆者說。她在法國待了一年，有次到海邊，她發現那裏的女人不會全身都遮起來及全身都塗防曬，她的法國朋友也不會這樣作。CaiCai說，她已經不是皮膚很白的人，當她回台灣時，大家都問她，「妳作了什麼怎麼會讓皮膚這樣這樣黑？趕快努力白回來！！」而當筆者繼續問她為什麼皮膚曬黑被認為是醜的，她回答因為「看起來髒髒的樣子」。

美的元素還有女性的「大眼睛」，這使得許多受訪女性特別努力地使用圍繞於眼部的化妝品及化妝術，為了就是要使得眼睛顯得更大。讓自己被稱為是美的另一個方法是留著一頭「光亮的長髮」，而不是短髮。在今日的台灣，「大胸部」也越來越被重視，曾經被炒作過的「事業線」及「童顏巨乳」即可證明此點。

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美感標準是一個心理上的特質而不是身體上的特徵，即「可愛」。這個主流美感的基本元素也意謂著顯得「服從」與「無助」，一種具有代表性及常聽到的說法是「可愛、脆弱」、「聽男生的話」。²³不少文獻指出這種「可愛」的美感標準是一種對女性的「孩童化」(infantilization) (Botz-Bornstein 2008 ; Chuang 2005 ; Mc Veight 1996 ; Yano 2009 ; Kinsella 1995) 。

MeiMei表示，「當一個男人選太太時，他們希望對方要好看，而且也要順從」，她還停了一下，向筆者大力地強調：「在這裏這很重要」，並繼續

23 還有一些重要的技術，如「撒嬌」及「娃娃音」。關於前者，Yueh (2017) 的重要著作即強調「可愛」及「撒嬌」是台灣特有的文化現象。

說：「男人喜歡別人聽他的，他們也喜歡溫柔的女人」。Wu Quan也認為，「男人喜歡需要他們的女人」。Lara以日本及西方雜誌中的女性為例向筆者指出：

如果我去剪頭髮，我會看那邊的雜誌。我比較喜歡日本的雜誌，它們比較適合我們，比較可愛。在西方的雜誌裏面，女人都太中性，或是太有個性。這不適合我們，所以我們不看這類的雜誌。在這裏，我們要變得可愛……或至少也要有一點可愛。像妳現在穿一件無袖的上衣，它們沒有裝飾也沒有蕾絲邊，我們絕對不會穿這樣的衣服。妳看我的無袖衣服，它旁邊有一點可以飄起來的花邊，這比較可愛。這裏我們喜歡可愛，沒有個性的。還有，同樣的，我們喜歡粉紅色的口紅……看起來很軟很可愛，在西方的雜誌中，就沒有這樣的顏色。²⁴

而當筆者繼續追問關於「可愛」的問題時，她回答：「可愛很重要。要看起來沒有攻擊性。亞洲男人喜歡保護女人。……如果妳太強的話，人家就不喜歡妳。我們這裏的女人因此會故意裝成需要幫助的樣子。」

要了解這種溫柔、可愛、脆弱、（裝成）屈從或需要別人的「女性特質」，在加拿大多倫多唸博士的Meili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而這段過來人的心聲是最好的例證：

在台灣，要美，一定要瘦，要打扮，要化妝。穿著也非常重要。還有，我最近發現，事實上是自從我在國外唸書過後，台灣男人要覺得一個女人美，一定要在她身上感到她要submissive。尤其男人喜歡聽話的女人。以前我也會裝成他們要的樣子，但現在我作不出來，

24 筆者在訪談的過程發現，不管選擇接受或反對可愛型的美感取向，她們都同意日式雜誌的女性是可愛型以及西方雜誌中的女性是「中性型」；像相反於Lara的Xiao Lin就認為：「我會看西方及日本的流行雜誌，但西方的雜誌比較適合我，因為我喜歡簡單的風格。我不喜歡可愛型，那是給小女生的，我已經快三十歲了……」。

我不想這樣作！所以別人不覺得我美！（笑）事實上，我以前會用on與off的方式來玩這種遊戲，但現在我拒絕這樣作，……，在加拿大，我發現美是一種對自己的信心，一個健康的身體。總之這需要去作運動。在台灣，我們要的是外表，我們不會去看生活方式。比方說，我常被問，妳什麼時候要減肥？但我很健康！！我一星期游三次泳，我也會慢跑。在離開台灣來加拿大唸博士之前，我是台灣男人覺得好看的女人。我才四十公斤，我不吃東西，我保持我的白皮膚，我也玩弱者及屈服的遊戲。在那時我的健康很差，因為我不吃東西，大概一餐我只吃三口，我的胃經常在發炎，但人家覺得我好看。現在我健康很好，但所有的人都覺得我胖！！在台灣有很多的壓力。

她也特別向筆者指出：

可愛的問題也值得去研究。在國外那邊沒有可愛這種東西，可愛就把女人作成一種天真需要保護的東西。把女人作成是被動的存在而男人是主動的存在。這是為了要滿足男人的優越感。他們想要教妳一些東西，而我們，我們應該要裝成什麼都不知道。這是為了要滿足gender。

這表示了，外表的追求也涉及了一種「主體化」的過程，追求美貌不是擁有一些打扮的能力、習慣或技巧，它更涉及成為一個追求美的主體，需要不同程度的內化在某些性別規則。在某些女性身上，追求美貌更是將自己的生命設想成經營外貌的永恆過程。

最後，關於這個正妹理想美，筆者想特別強調兩點：首先，許多的受訪者向筆者表示以前的美感與現在的美感標準完全不同。她們以自己的媽媽為例，或者比較家庭裏的舊照片之經驗而向我說，對現在的女性而言，當今的美感標準比以前嚴苛多了，以前只要有一個正常的體態、一個算是均衡的臉蛋、一點口紅或一點捲髮就可以算是一位美女，但這完全不是當今台灣的

現狀。她們許多人都向筆者強調，在現在，「自然美」是不足夠的，例如上個世代、五十多歲的Zhen TaiTai也認為：「現在很少有自然美，現在的風格都複雜多了」。而這種「自然美不夠」之說法代表的是：擁有一個被視美的外表不再是一種天賦的優勢，而是一種「能力」或需要經營的「資本」，美不再是一種不需努力的天生麗質，美需要種種「投資」及「美感勞動」，美貌不但正如傅柯所詮釋的，是一種與個人呈「合體」狀況的「資本／能力」，²⁵而且我們也已看到，主流美中的重要元素如「瘦」、「可愛」、「白皮膚」、「顯得年輕」都不是可以永遠保持或一旦擁有就不再失去的特徵，因此主體的「資本／能力」永遠隨著「投資」狀況而變動不居，其收益的有無或高低也處於一條永恆的「收益之流」中。換言之，女性如果不持續地模仿主流美並進行相當的美感勞動，其外表資本將會貶值或無法轉換成各種收益，最好的例子之一即是下文將討論的懷孕生產經驗。

其次，這樣的主感標準在台灣社會有其霸權，不管男性與女性對此皆有很高的共識，因為當筆者詢問訪談對象：「什麼樣的女人對妳們來說是美的？」，筆者所接收到的答案具有很高的同質性，而這樣的事實也表示了另一種審美觀或只屬於自己的美感標準非常地罕見及稀少，²⁶例如CaiCai對筆者說：「在台灣，只有一種美的方式，但在國外就有好幾種。在法國，我看過許多美的女人，但每個人都不同！！」Linda也表示：「我注意到有好幾種吸引人的男人，但只有一種吸引人的女人。每個女人都有她們喜歡的男人的樣子，但男人卻只會喜歡同一種的女人。」Qing De也同意這樣的說法，因為對她來說：「在台灣，只有一種美的女人。而且很清楚的對女人來說，外在比

25 在不同的脈絡下，卡維波（2004：171）也表示：「美貌工業使得美貌與性感身體，從『天賦』（endowment）益發地轉變為『資產』（asset），也就是使得美貌與性感成為一種『選擇』、一種『投資』。」

26 傅柯認為，有權力處，就有抵抗；筆者絕不否認在主流的正妹美之外有其它種的美感標準存在，也不否認在台灣中會有孕婦會喜歡自己的身體，或者是因為懷孕而帶來新的身體觀；例如Chang et al（2006：152）就指出女性產後可能會出現「一種新身體意象」（a new body image），試圖調合孕前相信的主流美感及新的母性認同。甚至在筆者的訪談過程中也可以發現少數台灣女性以自己的方式抵抗主流的美感標準，更有趣的是如臉書「肉彈甜心」，兩位作者不斷地努力挑戰以「瘦」為基礎的美感標準。限於篇幅，關於對主流美感的挑戰以及多元美感的建立，筆者將另立專文討論。

內在重要。但男人就可以有好幾種好看的方式。」

幾位長期待過國外的訪談者更深刻地談及如此美感標準的單一性。MeiMei就覺得「在國外有很多種的美。也許是因為有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在台灣，只有一種美的標準，我覺得很淡。」在比利時長大的Jie Zhang告訴筆者：

在台灣及在歐洲的品味很不一樣。在台灣有韓國及日本的影響，台灣女人也比較小，可愛。在歐洲，是classique (classic) 的品味。而且在台灣沒有很多的風格，台灣女人沒有信心，所以她們會要跟所有人一樣，作的一樣。在國外，想要跟所有人一樣是在高中的現象，在台灣，她們卻會一輩子都這樣作！

另一位Mei-Ling認為台灣的美是一種沒有自己個性、與自我內在斷裂的「美」：

我在法國唸了七年的博士。法國女人與這裏的人很不同。她們特別有打扮自己的天份，因為她們認識自己。她們會在乎自己的外表，她們也會有自己個人的風格。她們都是會思考的女人，妳從她們的眼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法國女人比較複雜，她們會在一個情況中看到許多面向及不同的層次。她們很吸引人。台灣的女生不認識她們的身體。她們與自己的身體沒有建立起關係。她們只知道從鏡子裏看到自己是不是變胖，或是在體重計上的數字，如此而已，身體不是一個個人性的元素，它只是一個表面，一個outlook。²⁷

一位受訪者的自我詢問適合在此提出來並作為小結。On-Ru也向筆者批評台灣女性在外表上只會盲從，「女人只會模仿現在流行的樣子」，她說她

27 相較於此，Meili表示，她覺得國外的美是因這個女人的人格、個性、運動、健康等等，是一種life style而不只是一個外在的外表。

有時在思考，如果不模仿，台灣女人的美是什麼樣子呢：「有時我自己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是台灣女人自己的樣子？」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們將呈現田野調查的部分成果，以高文憑的都會女性為例來解釋為何「變成母親」與「正妹美感」處於一個矛盾兩難的關係。

六、被視為是負面身體變化：懷孕經驗與想像／焦慮與恐懼

在台灣社會中，女性必須生小孩的社會壓力以及因母職而來的身體變化，它們與正妹的美感標準具有內在的不相容性。筆者在以下的章節中，將以田野調查及受訪對象的言語作為分析的中心，這些女性聲音向筆者顯示，在一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文化下，女性追求以外貌為中心的人身資本經營，而在這樣的條件下，變成母親及懷孕生子將與「追求美貌」產生矛盾衝突。

女性無止盡地追求及經營外表，尤其在是懷孕期間以及生產之後的狂熱，其實是一種新的現象，在筆者的訪談對象中，一些較為年長的訪談者強調了這些對美貌的追求是新近的現象，也是她們年輕時不存在的。她們表示，當她們年輕時，她們還不如今天年輕一代的媽媽漂亮，因為在過去的年代，一但生完小孩，女性的主要任務是照顧孩子，所以她們沒有時間讓自己變漂亮，打扮自己。也就是說，在過去的傳統中，對懷孕女性的壓力在於生一個可以傳宗接代的男孩；但在今天，因為婚姻奠基於自由戀愛，婚姻的基礎是夫妻關係的穩定持久，而對筆者的受訪對象而言，因為女性的美貌是男性慾望的基本條件，所以這意謂著她們必須不斷地追求及經營外表，Mei-Ling的說法很明白地指出了這一點：「現在女人都要永遠是出得了門的樣子，永遠要年輕、漂亮。女人覺得這對維持夫妻關係是有幫助的。慾望從吸引力開始，因此是從一個人的外表開始。」Liu-liu也注意到這種世代間的差異：「如果我比較我媽生產前與生產後的照片，差別真的很大！老一輩，在那個時代並不會作健身。現在的女人都要變得跟生產前一樣。」

筆者整理訪談者資料的結果，正妹美感與變成母親的兩難矛盾至少有三種可能原因：第一，「成為母親」象徵著「年輕」的結束，此種社會地位的改變在正妹美中被詮釋為一種「降級」；其次，因「瘦」的美感標準，懷孕而來的體重增重及種種身體變化被視為是美貌資本的貶值；最後，成為母親後，因照料孩子而來的時間、資源缺少使得這些台灣媽媽無法像之前一樣經營自己的外貌資本。以下筆者將一一詳述三種狀況。在此我只想強調，在上述理論部分曾提到M. Feher認為經營人身資本的首要目標即是避免它們的貶值，因為增值只是避免資本貶值的一種表現形式；而筆者認為努力避免自己人身資本的貶值可以在本文受訪女性之懷孕生產經驗中得到最好的說明。

由於在台灣的主流美標準中，唯一及最高的等級就是年輕的正妹，因此結婚、懷孕、成為媽媽等，都是被「降級」、「扣分」的理由，一位女人變成媽媽，她可能在其它面向或在實際年齡仍被視為年輕，但從主流美感標準的角度中，即在文化象徵層次，「變成母親」等同於「年輕的結束」。也就是說，就算皆被認為是好看的女人，美麗的少女、美麗的已婚女人與美麗的母親，在台灣社會中是被清楚地區分開來的。Hui-Nian清楚地感到這些的差異，並發現自己在外界眼光中成為一股「跌停板」而感到憤憤不平：

我覺得很困難的是，在我婚後人家對我態度的改變。之前，別人對待你好像公主一樣，但一旦妳結婚了，妳就是歐巴桑，沒有人對妳有興趣。別人甚至會在妳面前開很粗俗的玩笑。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公平。男人一旦結婚了，他們還更有價值，因為他們可以誇口說他們了解女人。在我婚後才三個月的時間，我的男性朋友對待我的方式就不再一樣。當我先生說沒有人會看妳時，我問自己為什麼，之後我了解：在這個社會，一個結婚的女人，更糟的是如果妳有小孩的話，你就是一個大降價的商品！

同樣地，Lara也說：「如果有個男的接近一個女人，當他知道她已經結婚、懷孕或有過小孩，他們會用跑的趕快回家！」。許多台灣女人告訴筆

者，一個對媽媽的稱讚方式就是說她「妳看起來像沒有生過小孩」。除此之外，叫一個年輕有小孩的母親「媽媽」時常被認為是一種侮辱的說法（許多受訪者表示，在台灣已是母親的女性喜歡被叫小姐或姐姐，而不是「這位媽媽」）。換言之，在美感標準中，光是「媽媽」這個稱謂就可以是完全負面的，已是媽媽的Lara這樣地告訴我：

這裏的美感希望女人像一個小孩。我們都希望看起來越年輕越好。如果我們二十五歲，我們希望看起來像十八歲，如果我們二十二歲，看起來像二十歲等等。我們也不希望別人猜得到我們的年紀。如果別人猜得到我們的年紀，我們會不高興。女人就是這樣子。例如我大嫂四十歲了，當別人叫她阿姨時，她會很生氣。我有一個朋友，已經有一個寶寶，有次她去買飲料，那邊的小姐叫她媽媽，我朋友氣到她都喝不下那杯飲料！！

簡言之，變成媽媽就是年輕的結束，而年輕就是吸引力的同義詞。成為母親的新身體，在主流美感中被視為不如正妹的身體、被視為不如沒小孩女性的身體。對許多受訪者而言，變成母親就是永遠不再是「正妹」了，它是美感標準中的最高或唯一的等級。因此，從「正妹」到「正媽」是一個痛苦的歷程，她們知道自己必須學著接受他人對外表資本流失的負面評論，也要去處理自己與自己關係，即自我價值感因外界批評而下降所帶來的挫折。更複雜的是，「正妹」並不會因變成母親而自然地過渡到「正媽」，要變成後者，甚至需要對自己的外表作更多的「投資」，否則「美貌資本大跌」象徵著「大嬸」、「媽媽桑」或「黃臉婆」之類更為負面的標籤即將到來。

第二個「變成母親」與「正妹美感」的矛盾性，是來自於因懷孕生產而來的體重增加及身材變化，這些是被視為負面的。因為在主流美感標準中，「瘦」是「美」最主要以及最重要的元素，因此懷孕時的體重增重等同於是「變胖」，即是「變醜」。因此懷孕生產的主軸之一就是生產後的「恢復」，即「變瘦」、「變美」，也就是作為一位「美學企業主」。許多媽媽受訪者告訴我，她們必須從懷孕一開始就嚴格地控制自己的外表資本。為了

更好地了解這樣的氛圍，筆者將引用Lara的一段話：

現在我懷孕了，我先生還肯讓我吃東西，但他也說我必須生完後很快地瘦下來。他希望我……越快變得「與以前一樣」越好。有一本書叫《瘦孕》，在台灣非常地流行與有影響力。現在「瘦孕」變成一種觀念。根據這種觀念，我們不應在懷孕時超重八公斤以上……我不能吃甜的東西或速食，而且我每天都要量自己的體重……對台灣女性而言，在生產後恢復以前年輕的樣子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害怕不能恢復以前的身材……我的女同事都在產後很快地恢復以前的樣子。所以，如果一個女人不能在生小孩後恢復身材，那一定是她的錯。女人之間很愛比較，所以壓力非常地大。我們聊天時都會聊到自己的重量，所以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有多重。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Lara面對這些身體變化時所感到的恐懼，以及她覺得不能讓自己變胖所承受的壓力，因為在一個「瘦」被視為是「美」最主要特徵的社會中，「脂肪」就等同於「醜」的。同樣地，Momo是這樣地告訴筆者：

我現在才懷孕兩個月，我的同事們已經開始在告訴我如何在產後最快地瘦下來。她們開始告訴我，在懷孕期間越不要變胖越好，東西吃越少越好。瘦下來的壓力實在是很crazy……她們也喜歡批評其它的女人，喜歡吹噓自己在多少個星期或多少個月中把懷孕的重量減掉。現在瘦下來變成一種比賽，如果你不能像其女人一樣把身上的脂肪甩掉，那一定是你是懶惰的女人而且不會管理自己。以大眾媒體來說，女主播就是好例子。當一個女主播有一個寶寶的話，幾個星期後當她回來工作時，她一定看起來像以前一模一樣。她們變成一種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們拿自己與她們比：她們坐完月子後就完全恢復以前的重量。媒體也會報導有些有過三或四個小孩的女人還是可以看起來很正。她們還可以變成報紙的頭版！！（笑聲）

Ning-Ning的說法也贊同暢銷書及電視媒體在這股追求孕期及產後瘦身的影響力，她說：「在媒體中有許多恢復產前身材的論述。有一些體操及藥物等等。大家都想像明星一樣，最快恢復身材最好。為了她們的工作，這些女人也必需要好看，而好看的意思就是要瘦。」

筆者發現，變成母親不但意謂不再年輕，懷孕所帶來的身體變化也被視為是需要「克服」、「矯正」的，以及「偽裝、掩飾」的負面改變，它意謂著自己美貌資本的貶值，女性感到被貶抑了，而作為「美學企業主」的這些媽媽受訪者，必須投入時間與資源以面對美貌資本貶值的事實。

而吊詭的是，這意謂著從事大量的美學勞動以使媽媽看起來不像是媽媽；也就是說，「變成母親」與「追求美貌」最大的矛盾即在於，成為母親而又要擁有美貌資本，唯一的方法就是「看起來不像一位母親」。這就是為何Linda說，「在媒體，如果一個女的有好的身材，而且她有過好幾個孩子，媒體就會一直講。最快恢復產前的身材也很重要，不能有著有過小孩的樣子，不要看起來像媽媽。」變成母親卻不能顯示出媽媽的樣子，這樣的害怕是許多媽媽共同經歷過的焦慮。Shi-Liu說：「當我們變成媽媽時，身體會改變。我不再穿細肩帶的衣服，也不穿短裙或高跟鞋。懷孕的時候我怕看起來會很老，所以我都不敢穿孕婦裝。」

使得情況更困難、更嚴重的是，一般女性知道她們只能作到「顯瘦」或遮掩自己改變了的身體，她們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可能再與之前一樣，她們自己知道自己美貌資本貶值了。Lisa告訴筆者：「我幾個月後就恢復我原來的體重，但不是原來的的身材。身材是恢復不了的！！這是不可能的。」換言之，變成媽媽的女性只有「美貌資本大跌」及「美貌資本小跌」的選項：「每個人都知道，沒有過小孩的女性身體美多了」。Re-Lin的話仍迴繞在筆者的耳畔：「沒有懷孕及生過小孩的女人的身體比較好，而且大家都同意這一點」。筆者的訪談對象皆表示，生過小孩的她們覺得自己不比以前漂亮，而且她們身邊的人都認同這樣的詮釋。

除了體重增加之外，筆者的田野調查資料也清楚地顯示，尚未成為母親的受訪女性對因懷孕而來的身體變化感到焦慮與恐懼。種種的身體變化，如

脂肪的累積、大肚子、妊娠紋、乳房形狀及觸感的變化、乳暈顏色的深化，²⁸還有陰道肌肉的鬆弛²⁹等等，還有懷孕而來的所謂「黑色素的沉澱」，所有這些身體變化都與台灣的美感標準相衝突，使得這些女性貶抑自己並感到被別人貶抑。³⁰

在這種情況下，此種追求「瘦孕」以及「產後立即恢復」的氛圍讓許多還沒有小孩的訪談者感到焦慮與恐懼，例如Fen-Fen是這樣說的：

我先生愛我，但他總是希望我可以更瘦一點……對他來說，我的身材非常重要。他常會摸摸我的肚子，然後告訴我要小心我的體重……這讓我是多麼怕懷孕！我非常怕我懷孕時我會變胖……

在這裏我們可以感受到Fen-Fen所承受來自先生一直要瘦、不能變胖的壓力，還有她想到懷孕時所感到的害怕，因為很清楚的是，一旦她懷孕了，她的體重必然會增加，而她的先生可能不會喜歡她新的身體。Xue Qui也說：「如果我要有小孩的話，我會很怕變胖。我覺得減肥真的很困難。生產要坐月子要餵母乳，所以要吃東西，但如果我們吃東西的話，我們如何減重呢？有了小孩，我們不會有自己的時間，例如我們不能去按摩等等。我很怕有小孩，我先生不喜歡胖的人，即使是現在他都直接地跟我說：減肥！去作運動！」。Pei-Jia從女性朋友那裏聽到的懷孕經驗也顯然是十分負面的：「我並沒有小孩，但我的朋友們，當她們懷孕時，她們都覺得懷孕時就變得不好

28 在台灣，粉紅色的乳暈被高度的評價，而因懷孕而來的乳暈顏色加深則被筆者的合作對象視為是一個負面的改變。在台灣市場充斥著宣稱可以讓產後乳暈粉紅化的產品，而筆者的一些訪談對象有使用這些產品。

29 有些女性向筆者坦承，先生會希望太太去作剖腹產，因為他們覺得自然生之後，陰道的肌肉比較不緊實，而如果作這些手術的話，他們產後的性生活還可以是美滿的。

30 Chang et al. 在其研究的結論中指出：女性的「性認同」在孕期遭受到相當的挑戰，因為懷孕的新身體與一個強調瘦、美貌及性吸引力的正常標準產生嚴重衝突（The woman's sexual identity is (...) challenged by a body that clashes with the normal standards of thinness, beauty, and sexual attractiveness）（2006：151）。她們也指出，雖然孩子的健康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誠令，但她們對自己產前身材的堅持，反映了「女人想要符合主流美感的慾望，即一個社會規範下以瘦為基礎的女性身體意象」（women's desire to measure up to the ideal, that is, thin, the body image socially prescribed for women）（同上引：152）

看。她們覺得自己很胖。生產完後，她們也覺得自己很胖，她們不喜歡自己的乳房變得下垂，顏色也改變了。」這讓她感到焦慮：「我想我們再過兩年就會有小孩，這讓我害怕……有過小孩的女人，肚子變得像西瓜，到處都是線。真的很醜！！還有，胸部也會下垂，乳頭變大。肚子不會恢復原來的樣子。我們的皮膚會變得與橘子一樣。還有，照顧小孩真的很累人！」

更有甚者，前述所說的，在媒體上所呈現的「產後速恢復」也不是在現實中每一個女性都能作到，這讓尚未有小孩的女性感到驚恐，Lai-Ming向我表達了這樣的恐懼：

在結婚婚宴前，我們會作很惡劣的節食，生完小孩後也是。我還記得我的嫂子……她現在有一個五個月大的寶寶，幾天前在一次的家族聚餐，她突然大哭崩潰，向我說，「我怎麼會變得這麼胖？我以後要怎麼辦？」但我根本不覺得她很胖……。

在這個Lai-Ming所提的例子中，當她的大嫂哭喊著「我怎麼會變得這麼胖？我以後要怎麼辦？」，而且這發生在整個家族面前，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位女性的悲哀。這樣的悲哀來自於她的身體因懷孕生產而不再像以前一樣被視為是美的。³¹而對Lai-Ming來說，如果她有一天變成母親了，她也要去面臨這樣的壓力，關於她大嫂的這件回憶將會提醒她懷孕生產是一種極大的壓力。

這些焦慮、恐懼以及悲傷來自於台灣社會越來越重視女性的美貌資本，對自己外表的經營是新自由主義中「美學企業主」必須負起的「個人責任」。Linda向筆者說：「我不知道妳知不知道，現在，美貌的問題變成是妳的必要功課，一種責任。我不知道妳有沒有聽過這句話，只有懶女人沒有醜女人。現在如果妳不好看，就是妳的錯，是妳作的努力不夠。」同樣地，產

31 Lai-Ming告訴筆者，她的大嫂在產後相對於他人並沒有很大的家務及育兒壓力，因為有許多家人在幫忙。但她表示，她的大嫂是一位很會「撒嬌」及走「可愛型」路線的女性，她時常看到如果大嫂犯了錯，她總是有辦法以某種身體姿態讓她的哥哥「罵不下去」。而一旦這位大嫂不再具有如主流正妹般的身體，她知道她的撒嬌及可愛對他人的影響力就有了相當的侷限。

後無法恢復也將會被詮釋成這位台灣媽媽「個人」的失敗及不夠努力。³²

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傳統規範期待女人應該要結婚生子，一方面現代社會的「美學企業主義」要求女人必須永續經營自己的美貌資本，於是女人就處在「不敢不生小孩」以及「不想去承擔變成母親的美貌資本貶值」的兩難困境之中，Ping的話就是對此最好的寫照：「我很怕懷孕。我怕我的身材會變得很差。但我也很怕沒有小孩。在台灣，不孕的問題非常嚴重。我的公婆都一直給我很大的壓力。老一輩的人都希望要很快抱孫子！」

Imogen Tyler在*Pregnant Beauty: Maternal Femininities under Neoliberalism*指出，「懷孕被重現為新自由主義式的個人實現計劃（a neoliberal project of self-realization），是一個被指導與管理的「身體計劃」，變成另一種實踐女性特質的焦慮來源，而且反諷的是，這也是另一種新的禁錮女性的方法」（2011：29）。在台灣，懷孕也越來越呈現為一種新自由主義式的計劃，是一種嚴格控管自己外貌資本跌幅的身體經營。而雖然中西再詮釋身體的方式不同，但禁錮及壓迫性卻是一致的，Tyler（同上引：29）所指出「這種孕婦美的新意識型態所製造出來的重擔，對某些女性而言，使得懷孕成為一種無法承受之重」，這幾乎可以完全適用於台灣母親的身上。

第三個「變成母親」與「正妹美感」的矛盾，它來自於台灣的媽媽們在時間及金錢上的大幅減少，以致於她們無心無力於經營外表。在筆者訪談的樣本中，已婚的女性，包括有小孩及無小孩的兩組訪談者，她們大部分都向筆者表示關於外表的照料，婚前與婚後沒有太大的差別。許多受訪女性表示：結了婚之後，關於打扮保養都與學生時期或大學時差不了多少，受訪者中曾經提起的婚後改變皆是小改變，例如在公婆前不會穿太露的衣服、有了先生之後不會要求自己隨時要漂亮之類的。

然而已是媽媽的受訪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關於經營外表的大改變都是在出自於有了孩子之後，這不但是因為養育小孩需要金錢及時間，而且

32 筆者的一位高學歷的媽媽朋友生活在美國，她在臉書上抱怨自己的「媽媽樣」及大大的肚子，她怪自己都用「工作」及「照顧小孩」的理由來逃避，但是她強調自己要告訴自己：「No excuse, only results」。這種「沒有藉口，只看結果」的想法就是新自由主義下女性內化經營外表責任的最好象徵。

筆者要強調，經營「正妹」的美感標準是一個金錢上十分昂貴的生活模式。Momo的說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覺得結婚前後沒有什麼大改變，改變都是來自於有小孩之後！（笑）以前我有時間拔睫毛，敷面膜，保養皮膚，現在我完全沒有時間！」，當筆者詢問在婚前婚後每個月花費多少在外表經營上，她說：「在結婚前大概每個月三千，現在幾乎是零！（笑）我都沒有時間，台灣的媽媽都習慣，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寶寶」。與Momo情況完全相同的是Yuan Xun，她告訴筆者，「變成媽媽後，我幾乎都不買什麼，以前，我會每個月2到3千元」，原因也是因為照顧孩子而來的時間缺乏，她說：「在當媽媽之前，我總是會注意自己的身材，所以我以前都很瘦，有了小孩，我什麼都無法作因為沒有時間，例如敷面膜，除毛或作指甲，我現在也不化妝了。」最極端的例子是Lisa，她表示：「有寶寶後我都沒有打扮，我有一年的時間都沒有打扮，我那一年幾乎都沒有出門！」

受訪者媽媽們的捉襟見肘，有很大程度也來自於家事分工的不平等，照顧小孩、整理家務及料理三餐都落到女人頭上。例如San Xiao就表示：「在有小孩之前，我花所有的錢在自己的身材及保持美貌上。現在我完全沒有時間，我兒子二歲，所有的時間都是他佔去。我無法作運動，現在我每兩個星期才敷一次面膜，以前我每兩天就作一次。」原因是「我所有的時間都給了我兒子。是我在照顧他而不是我先生。」筆者的一位媽媽朋友就表示，因為是她在照顧孩子，她很難像以前一樣節食，否則她沒有力氣照顧孩子，一邊節食一邊陪小孩會讓「人變得昏昏的」。

然而相較於單身時期，台灣女性結婚生子後增加了許多必需負責的工作，³³但社會期待與性別角色中，女人依然要進行種種外界看不見的「美學勞動」，這是因為母性主體已將對美貌的追求內化為自己的一部分。例如San Xiao就表示：「我已經結婚了，我不需要特別作什麼來吸引人，我不需要讓自己有機會被人家追，但我還是會努力在婚後變得越美越好。」然而筆者也

33 在台灣的性別關係中，女性婚後一項直接影響其時間與金錢的重大改變，就是回應或負起來自公婆家的要求，許多受訪者都向筆者表示了媳婦角色的沈重與不合理，更重要的是，她們無法像單身時一樣自由決定自己的時間與收入。許多受訪者向我提到，擇偶時，最理想的狀況之一就是「有錢而且父母雙亡」，而「不要嫁給長子」的說法也時有所聞。

發現，「努力打扮地越美越好」常常是一個挫折的來源，時間與金錢上的不足，還有產後身體的改變，讓台灣女性常常感到自己的外表資本是處在一個貶值狀態，例如Qing告訴筆者，有小孩後打扮自己的時間變得很少，而當她花時間打扮時，她覺得不滿意，她覺得自己不漂亮。

Lazar已指出女性特質與經營美貌之間的親近性：

在許多社會中，經營「美貌」（‘doing’ beauty）是「經營女性特質」（‘doing’ femininity）的一個重要部分：讓自己漂亮，是符合此社會所界定的美感規範……並且不斷地經營以朝向達成這些大家接受的標準，這是女人讓自己成為「女人」的一個被接受（也是被期待）的構成方式（2011：37）。

而這樣將女性與美貌結合，在過去，不管是在台灣或在西方，都因女性成為母親後而告中止；然而當今社會卻不再是如此。Litter（2013：230）在討論英國的「摩登辣媽」（Yummy Mummy）時即指出，這種性感追求不能單單被視為是一種「解放」，從過去「去性化」的母親到今天的性感媽媽，因為「這些母親不只是被允許（allowed）而更是被期待（expected）去執行這種特殊的性感化」。同樣地，不同於上一代的媽媽，現今的台灣母親也承擔了產後必須恢復、依舊亮人的「期待」，不論這樣的沈重、被自然化的期待是來自於他人或自己。I.Tyler在前引書也呼應這樣的說法：「懷孕女人不再從無止盡的追求美貌或表現性感可慾力之壓力中解脫出來，無論這種解脫是多麼地短暫：這種性自由事實上意謂的是性感勞動（sexual freedom is in actuality sex work）」（2011：27）。

最後，筆者想引用De Benedictis and Orgad（2017：103-4）的一段話來總結此節的討論：

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探討了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母職角色（maternity），美學勞動已被內化、強化以及正當化於母親主體性（maternal subjectivities）之中。新近的媒體形象如「摩登辣媽（yummy mummy）」或「懷孕美女（pregnant beauty）」顯示了母

親認同越來越依靠與連結於美貌實踐及身體計劃之中，例如節食，運動以及整型手術。³⁴

她們認為這樣的「美學勞動」被掩飾及自然化，彷彿讓自己依然亮麗動人是女性天經地義的工作，忽視了這項外界看不見的身體經營事實上耗費了女性多少的資源與心力，其結論是：「美學勞動現在成為母職角色所必須付出之不斷增加之沉重代價的一部分（aesthetic labour is now part of the endlessly rising and heavy ‘price of motherhood’）」（同上引：103）。

雖然筆者在各種媒體及以大部分受訪者身上觀察到的是一種負面的描述，但筆者仍要提醒，在此節一開始曾提到，對於孕期及生產之後的美貌追求在台灣社會是一個新的現象，³⁵五十多歲的博士生、兩個女兒的媽媽Hui-Nian是這樣告訴我有關她對懷孕的想法：「我並不會怕懷孕生產，現在的年輕人很怕。生完我兩個女兒，我的身體就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我變得像我媽及我外婆一樣。」在她的口吻中，筆者感到一種寧靜與安定，Hui-Nian知道並接受這些變化是女人因成為母親所必經的身體變化，她的媽媽與外婆是如此，她也是如此；或許有一天，她的女兒們也是如此，但對她而言，這不是也不應是女性生命的一種貶值。³⁶

34 Goodwin & Huppertz (2010) 以澳洲的例子指出，「美貌」越來越成為是一個「好母親」(The Good Mother) 的必要條件。

35 很有趣的是，筆者所來自的魁北克，因為反對過度醫療化而主張人性化生產經驗的潮流下，許多正面描述懷孕生產經驗的論述是相當具有影響力。尤其是筆者所接觸的助產士系統 (sage femme/mid wife) 下對生產的詮釋，諸如生產是女性最重要的培力經驗來源之一、生產可以是女性最大可能的性愉悅經驗、懷孕第二期的女人因賀爾蒙變化而變得特別美等等的說法相當地盛行，這與台灣的情況大異其趣。

36 當女性累積了一定的生命經驗及因文化資本所積累而來的智慧，主流正妹美感的影響力就可能大幅下降。例如Pei-Jia在英國唸的是女性主義碩士，她說她追求美主要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有精神」；還有在巴黎七年博士的Mei-Ling告訴筆者她花了很多時間在觀察法國女人，她覺得「她們都有自己的樣子」，並將它部分歸因於在法國，哲學課是高中所有學生的必修課程，而她自己是一個相當中性、優雅、完全不走正妹路線的台灣女性。最後一個例子是這裏的Hui-Nian，她告訴我，她常常覺得男人對一些好看的女人很好，但她覺得她們只是「花瓶」而已，相反地，她喜歡會照顧自己內在的人。

七、沒有以前有吸引力？—先生的態度對台灣母親的影響

雖然筆者發現關於懷孕生產對於外表影響的負面語調，例如焦慮與害怕，是一個主要基調，但這並不代表這些女性的經驗及感受是單一的；此外，雖然外界的美感標準將懷孕的母親及生產過的母體作降級、扣分式的定位，但每個女性主體面對這些主流標準的態度與評價卻有很大的差異；筆者發現，造成這些差異原因有兩個主要的原因，一是女性自己的價值觀，這些有著國外學歷及生活經驗的女性菁英，常有相當的文化資本及批判態度，讓她們對主流美感有拉開距離的能力，³⁷而另一個主要的關鍵就是本節所要討論的，有關先生對此的態度。³⁸

筆者因此依照先生的態度將情況分成：「先生不滿意太太生產後的新身體」與「先生接受太太在身體上的改變」兩種情況，然而在後者中又必須細分成兩種情境，一是太太依然對自己的產後身體不滿意，另一是因為先生接受產後身體的信心而有助於太太的自我接受。

在第一種狀況中，延續前一節的論述，與筆者合作的某些受訪女性也時常從先生那邊感到壓力，他們時常對這些身體變化不滿意，也覺得太太不如以前漂亮。如果女性可以藉由衣服的挑選等種種技巧來遮掩因懷孕生產而來的身體變化，一位媽媽也可以在外表上完全作到如正妹一般的假象，但女性身體因變成母親而來的種種變化卻完全無法逃避過先生的察覺，筆者想起過去塑身業者所說的：「妳敢裸身從妳的愛人面前走過嗎？」利用的就是這樣的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變成母親」與「追求美貌」的矛盾性達到最高

37 然而筆者也要以調查的經驗指出，我對此不持樂觀態度，因為自己有高學歷及批判態度不代表與自己的家人與朋友也是如此，更不代表社會壓力會對這些女性有較為寬容的態度，這是為何所有的受訪者都要採用某種策略或作相當程度的妥協；一個好的例子是加拿大博士生Meili，她的父母都是教授，但她的母親卻總是在減肥，總想找回大學時期的身材，並常批評女兒的身體，這表示高學歷所帶來的文化資本不會自然地轉換成對主流標準的批判態度，這樣的壓力也讓回台時的Meili總是困擾不已。她甚至告訴筆者，因為這些社會及家人的壓力，她完全不想回台灣，在學業完成後，她只想繼續定居在國外，因為她現在完全無法忍受台灣這種性別關係。

38 Chang et al. (2006 : 149) 的研究指出，「重要人的反應」(reactions of significant people) 是準媽媽對自己新身體接受與否的一個關鍵因素；而最主要的就是這些先生的態度 (Acceptance by Partner-or Not) (同上引：150)。

點。Lisa是這樣說的：

小孩出生後，先生一直安慰我，但我知道他對我的身體失望。他很介意。我的肚子變得鬆鬆的，而餵過母乳後，我的胸部變小了。他對我說，下次斷奶前，我一定要用一些中藥讓我的胸部維持一樣的大小。

許多其它訪談對象告訴筆者，她們的先生覺得她們產後沒有以前漂亮。Zhen-Qiu的話可以代表這些外界（在這裏是她的先生）對她們身體變化的負面態度，這些負面的評價讓她們覺得變成母親的滋味是苦澀的：

我生完兩個女兒後……我的屁股變大了，我的胸部下垂，而我看起來老了。在懷孕之前，我總是對生小孩很恐懼，因為怕痛的關係……，但是之後，是身體上的變化讓我害怕。……有時我先生會告訴我說我太胖了。這真的不公平！他說他只是開我的玩笑，但是女人總是對這種話很敏感。我們很在乎這些話。這些話讓我很不舒服，我們會在心裏一直想，會想去作一些處理，我們想作任何事來調整我們的身體。我們會作更多的運動，我們會更在意皮膚的保養。懷孕，帶小孩，當媽媽，不是讓人有好感的事。

當Zhen-Qiu說：「當媽媽不是讓人有好感的事」，我們看到台灣女性因懷孕而感到變化的身體被貶值，進而導致心理上的挫敗。雖然女性試圖接受產後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有了小孩後的她們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照顧及打扮自己。筆者的訪談資料也指出，因為這些女性及其周圍的家人同事不滿意她們的新身體，她們願意作任何的努力以修正或抵抗這些她們視為負面的身體變化。在這裏，「所有的努力」意謂著在時間及金錢上的種種「投資」以追求美貌，或更現實地說，是避免外貌資本過度地貶值。吊詭的是，在這種變成母親與主流美感的直接矛盾中，美貌資本的貶值反而促使這些女性更在意外表的經營。

另一位媽媽Fei-Liu告訴我，在台灣，「瘦」十分地重要，她常常聽到先生批評及嘲笑胖的女人，她也說，男人常常會對胖的女人開很無聊及很過份的玩笑，她的父親也會這樣作，例如當他看到一個胖的女人，他會大聲地說：「她怎麼敢出門！」這些重要他人的態度讓她懷孕時很不滿意自己的身體，如大肚子及妊娠紋等等，這些都讓她十分不高興，雖然她的先生沒有說什麼，但自己與自己獨處時，她就變得十分不開心。她告訴筆者，所有的媽媽都希望回復到生小孩前的體重，更強調，她覺得有了小孩後還是要經營打扮，她「不會與不努力一點的女人混在一起」，她只會與會打扮的媽媽在一起。很明顯地，如果先生對自己新身體的評價是負面的，這些女性會盡一切的努力以取回自己已流失的美貌資本，否則外貌資本的大幅貶值不但會導致先生的不滿意，更會帶來自己價值感的低落。

其次，在第二種狀況中，先生接受太太的新身體，但太太可能仍對自己的外表不滿意，也可能是與先生共同接受自己新的身體。

首先在「先生接受、太太不接受」的例子中，我首先想到 Yixian：

我先生很愛我。有了小孩後，我增加了八公斤。我幾乎是很生氣這樣我先生還愛我！我變得這樣胖！他喜歡我這個樣子而且覺得我很好看。但對我來說，我每天最關心的，就是要選什麼樣的衣服讓自己看起來不要太胖。我先生都沒什麼改變，他總是覺得我很美。

Shi-Liu是另一個例子，她告訴筆者，：「我的先生很少評論我的外表。也沒有其它的人會批評我的外表，是我自己一直很在意我的外表，尤其是我的身材，我一直都是這個樣子。當我年輕的時候，我覺得一個人的外表非常重要，對我來說，我的外表與身材是非常重要的。」當她懷孕時，變不變胖是她最在意的事情之一：「我很怕變胖，因為我很怕失去我唯一的優勢，就是我的好身材。我的皮膚並不白，我也沒有大眼睛……所以對我來說維持瘦是非常重要的」。生產之後的她是這樣說的：

有小孩之後，我變得比較不好看，但我對自己更有信心了。我們曾經試著懷孕五年，但都沒有成功。從一個無法受孕的女人到一個有三個小孩的媽媽，這給了我很大的信心。此外，我的身體幾乎變得與生產前一樣，我沒有因懷孕而太破壞自己的身材，但是我的皮膚變得很鬆，胸部的形狀也改變了。

筆者也想提及一位已婚但沒有小孩的受訪者，Zhi Tong。她告訴我，先生不在乎她的外表，是她自己不能接受自己外表的不完美而興起動刀的念頭，先生對此是極力勸阻：

妳看，我下巴的下面比上面長，我想作一個手術來改正這個。這真的不好看。但我先生不要，他是醫生，他知道手術都有危險。對他來說，除非是醫學上必須的手術，否則任何其它的手術行為都是荒謬的。還有，我的下巴根本不會妨礙他！！

即使在這種狀況，筆者也認為先生的支持與接受對女性有很大的影響與幫助，這是為何Zhi Tong會告訴我：「我並不怕因懷孕生產而來的身體改變，但我想，一旦有寶寶之後，我會想辦法恢復以前的身材。」

最後，男女雙方共同接受女方新身體狀態的例子中，也有極為有趣的差異。有些是先生自然接受，知道這些是女人必經的生命歷程之一，但在自然接受過程中也總帶有一絲的調侃或遺憾。比方說Chun-Fang談到對生產後的身材改變時是這樣說的：「先生說還好，他沒有特別的期待或要求，他知道在有兩個小孩後，我的身材不會一樣，我變得比較圓，有時他會開我玩笑，說我以前是S，現在是L了，他很能接受，我先生總是愛我，他也變胖了，所以他也不敢說什麼。」筆者感到在她的身上看到某種典型：結婚多年，兩個人關係穩定、工作穩定，也有了小孩，心寬自然體胖，兩個人對現在穩定的生活感到滿足。

已婚的Lala也表示了同樣的態度，認為另一伴的了解與接受是關鍵：「我是一個傳統的女性，我並不會害怕懷孕。女人就應該要有小孩。我對我

先生有信心，我不覺得他會因為我懷孕而停止愛我。」

而在雙方共同接受的例子中，最後筆者想要提出已婚但無小孩的Lu-Ning作為本文討論的結束，提到她是因為她告訴我，如果她懷孕了，不但她相信先生會接受自己的新身體，她也有信心先生會喜歡這樣的改變。她們是十分特别的例子，因此值得在此一提。

Lu-Ning向我說：「在台灣，人家都覺得我胖。……在台灣，人家不會覺得我好看。以前一位大學的朋友跟我吃飯時告訴我：如果我三十五歲還沒有結婚，我就會考慮妳。」這樣的玩笑與批評她不知遭遇過多少。她說：「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對我說，如果妳瘦一點，我可以考慮娶妳！這裏的男人是不會與胖的女人在一起的。」因此她就如許多台灣女性一樣，嘗試所有的方法讓自己變成台灣男人及主流美感所期待的女性形象，「之前我什麼都會作，為的就是吸引男人。因為我想要有男朋友。」而當她遇到在美國長大的台灣先生後，這些痛苦及挫折的遊戲才告中止：

我總是想變成台灣男人想要的那一種女的。我先生在美國長大，他研究所的書都是在美國讀的。他是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學家，所以他不像一般的台灣男人。他覺得我很美。從我開始與他交往之後，我就不再管我的體重及皮膚有沒有白。之前，我出門是一定要有陽傘，也一定要全身擦防曬。我之前在台灣為了減肥什麼都試過，無澱粉的食譜，運動，不吃東西，把所有要吃的食物在水中先洗過一次，避免吃太多油等等。選我的衣服也是很困擾人的一件事，我之前不會穿我喜歡的衣服，我只是想要試著遮一些部分……我以前都穿洋裝。與我先生在一起後，我開始穿牛仔褲，我之前都絕對不敢穿牛仔褲，因為穿牛仔褲，如果妳有很粗的腿的話就會變得很明顯。其實我喜歡穿牛仔褲，它們比較適合我。

Lu-Ning現在與在大學教書的先生定居在美國，她特別向筆者強調，美不美，與個人會接觸什麼樣的資訊息息相關，如果我們只閱讀台灣的主流媒體，當然美的唯一標準就是瘦而年輕可愛的正妹，然而這不是普世皆準的，

只要我們接觸不同的美感標準，我們喜歡的類型可能會與台灣的主流標準大不相同：

如果一個男的從年輕的時候就在他的蘋果手機上天天看正妹，當然他只會愛這些小女生。我們都會喜歡大家告訴我們是美的東西，這很正常。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我們特別欣賞溫柔，善良的女生。在國外，男人與女人沒有差別。大家都是一樣，平等的。在台灣，這種女人與男人平等不受歡迎。我先生是歷史學家，他特別喜歡文藝復興時期。這因此就有點像我剛剛說的，他每天都在這種文藝復興的氛圍之中，他覺得圓圓的女人很好看，很有肉感的美。這是他每天所接觸的。如果我們只給你餵食這些小小可愛弱弱的女人，你當然會愛這些。所以要看給你餵食什麼，你會愛別人一直給你看的東西。

最後她告訴筆者：

我不怕有小孩也不怕身體會改變，我會這樣是直接與我先生的態度有關。如果我因懷孕而體重增加了，他會一樣地愛我或甚至更愛我。他覺得這樣很肉感以及很美。身體因有小孩而改變，這很正常，OK，我對這些事很放心，不會焦慮。

結語與反思

在結論這一節，筆者想先引用Butler（2001）的一段話：「被統治並不單單意謂將某種形式強加於某人的生存之上，它更意指著，個體生存的可能性其實依賴於某些被給予的條件（be given the termes within which existence will and will not be possible）」。新自由主義一向廣受批評之處就是它忽視及淡化結構上的不平等關係，只強調個人必須在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中汲汲經營

自己的各種資本；更重要的是，國家在公領域的撤出或將社會問題轉化為是個人責任的現實後果乃是，原存的不平等社會結構關係在自由放任（laisser-aller）的氛圍中更形強化。例如國家在性別問題上的不作為，自然會導致原存的父權體制完好如初或漫延強化。Angela McRobbie即強調，雖然新自由主義式的主體追求效益極大化，因此深具某種行動主義（activism）的特色，然而「重點是這必然只是一些特定的改變，它吊詭地幾乎不去觸及現存的父權體制」（leave the existing patriarchal regime relatively untouched）（2015：17）。因此新自由主義這樣的意識型態利用及動員了現存的將「女性」與「身體外貌」連接的不平等結構關係，驅使筆者部分的訪談對象們只在女性必須經營外表的主流規範下尋求個人特定的利益，卻缺少了動力將其反思及批判付諸於具體的行動實踐。

在台灣，若我們期待女人享受她們懷孕的大肚子以及欣賞她們變化中的身體，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的。這讓筆者想起Brown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她認為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後果乃是消滅了對經歷生命種種不同可能性的想像空間（2015：35），而在台灣例子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樣的困境：從正妹標準以及「美學企業主義」的角度下，懷孕幾乎就等同於女性犧牲自己關於外表的人身資本，³⁹而且在大多數的狀況下是為了延續男性或夫家的後代傳承；在一個要求女性要結婚並生小孩的社會中，若社會主流意見也同時負面詮釋懷孕的身體，那對女性而言，「變美」及「變媽媽」是一個痛苦的兩難。看到自己必須從「正妹」的位置降到「正媽」，如同之前我們所述說的，並不是一個令人舒服或值得慶祝的轉變。⁴⁰

39 筆者認為在台灣脈絡下，懷孕不但是犧牲女性的人身資本，也等同於直接、間接、有形及無形地犧牲女性種種的人為資本。因為在不平等的性別結構下，懷孕生子意謂著女性而非男性必須投入大量的資源以照料孩子，她們的資本經營及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40 然而台灣這種對懷孕女體的詮釋並非是必然或具有普世性的，它可以存在著其它不同的可能性。例如許多台灣孕婦很在乎的妊娠紋，這是一種不論人種及文化，懷孕所必有的身體變化。但在台灣，筆者發現例如在主流的育嬰雜誌中對此存在著很強的負面評價。然而在西方社會中常聽到將妊娠紋稱之為「驕傲線」的說法，因為有些男性由此而對他們的另一半感到驕傲；筆者有個媽媽朋友（非台灣人），有次在換衣時，她的小朋友看到她的身體而驚訝地地說，「媽媽，妳的肚子好像被老虎爪子抓過！」，她回答說，「對了，我有與大老虎打架，而且我打贏了！！」。

在台灣，選擇以不同的方式經歷懷孕經驗無疑是十分困難的，因為社會中支持這樣偏離主流規範的論述是如此地少，我們也可以想像必須為這樣的偏離付出不少的代價。因為選擇不以主流方式經歷懷孕經驗，會把這些女性置於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在這裏，Foucault所說的，實踐一種「深思熟慮式的不服從」（thoughtful insubmissiveness /l'indocilité réfléchie）（2007：47）或許會給予台灣女性一些自由或勇氣去實驗、嘗試不同的生命。但無疑的，這將會是一個甘苦相雜的勝利。

參考書目

卡維波 Ka, Wei-Po

2004 「減肥瘦身」的女性主義標準答案錯在那裏？Jianfei shoushen de nüxing zhuyi biao zhun daan cuo zai nali [Where is the problem in the standart feminism response to the quest of losing weight], 刊於 [In]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 [Body Politics and Media Criticism], 甯應斌主編[ed.]，頁141-195 [Pp.141-195]。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Taoyu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

林婷婷 Lin, Ting-Ting

2008 從「拜物」到「拜美」：解讀美妝節目敘事公式與美貌迷思之建構 Cong baiwu dao baimei: jiedu meizhuang jiemu xuse gongsi yu meimao misi zi jiangou [From Fetishism to Beauty Worshipping: Decoding of th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Construction of Beauty Myth in Make-up beauty Programs] 世新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Shixin dqxue xinwenxue yanjiusuo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陳淑芬 Shu-Fen Chen

2000 她們的美麗與哀愁：女性雜誌的美貌建構與讀者使用之研究 tamen de meili yu ai chou : nüxing zazhi de meimao jian gou yu duzi shiyong zi yanjiu [Women's beauty and sadness : a study of beauty construction in women's magazine and readers' usage]。政治大學廣告系碩士論文 Zhenzhi daxue guangao xi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邱麗珍 Chiu, Li-Chen

- 2000 女性雜誌中美容美體的解構 Nüxing zazhi zhong meirong meiti de jiegou [Deconstruction of Beauty Discourses in Women's Magazine]。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jiazhen jiaoyu xuexi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黃正玫 Huang, Cheng-Mei

- 2008 美貌、身體與自我認同：台北年輕女性的妝扮經驗 Meimao shenti yu ziwo rentong: Taipei nianqing nüxing de zhuangban jinyan [Beauty, Body and Self-Identity: The Dressing-Up Experiences of Young Females in Taipei]。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Shixin daxue kouyu chuanpoxue yanjiusuo suoshi lunwen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Oral Communication, Shin Hsin University]。

何春蕤 Josephine HO

- 1996 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 seqing yu nüxing nengdong zhuti [Pornography and Female Sexual Agency]。中外文學 Zhongwai wenxue [Chung-Wei Literary Monthly] 25(4): 6-37。
- 1998 好色女人 Haose nüren [The Admirable/Amorous Women]。台北：元尊文化 [Taipei: Meta Media Publishers]。
- 2001 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 ziwo peili yu zhuan ye chaoyan: yu Taiwan xingong zuozhi de duihua [Self-Empowerment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Conversation with Taiwanese Sex Worker]。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i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ly in Social Studies] 41: 1-51。

張玉佩及葉孟儒 Chang, Yu-Pei and Yeh, Meng-Ju

- 2008 美貌的詛咒：男性凝視在網路相簿的權力探索 Meimao de zhuzhou: nanxing ninse zai wanglu xiangbu de quanli tanshuo [The Curse of Beauty: Power of Man Gaze on Web-Photo-Album]。資訊社會研究 Zixun shihui yanjiu [Journal Of Cyber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15: 249-274。

賴思妘 Lai, Su Wen

- 2007 美的追求與自我改造--BBS網路的美妝與生活實踐論述分析 mei de zuiqiu yu ziwo gaizao--BBS wanglu de meizhuang yu shenhua shijian lunshu fenxi [Quest for Beauty and better self-image--Multi-textual analysis on the the embodied making-up experience]。政治大學廣播及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 Zhenzhi daxue guangpo ji dianshi yanjiusuo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譚佳 Tan, Jia

- 2015 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非誠勿擾》與電視真人秀的性別政治
Xinziyouzhuayi shi de xiegou: feichen wurao yu dianshi zhenrenxiu de
xinbie zhenzhi [Neoliberalized romantic encounter: the gender politics
of Chinese reality TV]。文化研究 Wenhua yanjiu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79-102。

Adrian, Bonnie

- 2003 Framing the Bride: Globalizing Beauty and Romance in Taiwan's Bridal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ttané, Isabelle

- 2010 En espérant un fils... La masculinisation de la population chinoise. Paris:
Les édition de Ined.

Berlant, J.

- 2011 Cruel Optim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e.

Bihl, Alain

- 2011 L'idéologie néolibérale. Revue de sémio-linguistique des textex et
discours, no: 30.

Bordo, Susan

- 1993 Unbearable Weight: Feminism, Western Culture and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Botz-Bornstein, Thorsten

- 2008 Wong Kar-wai's Films and the Culture of the Kawaii. SubStance, issue
116, 37(2): 94-109.

Bröcking, Ulrich

- 2016 The Entrepreneurial Self.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Brown, Wendy

- 2015 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Butler, Judith

- 2001 What is Critique? An Essay on Foucault's Virtue. [http://eipcp.net/
transversal/0806/butler/en](http://eipcp.net/transversal/0806/butler/en) Accessed 2018/06/21.

Chen, Mei-Hua

- 2008 Sex and Work in sex Work: Negotiating Sex and Work among Taiwanese
Sex Workers. In East Asian Sexualities: Modernity, Gender and New
Sexual. Cultures. Stevi Jackson, Jieyu Liu and Juhyun Woo, eds. Pp.104-
122.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Cheng, H. K. Fright and P. Shau

- 2005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y: A Cross-Cultural Analysis of Women's

- Magazine Advertis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1): 56-70.
- Chang, S.R. et al.
 2006 I am a Woman and I'm Pregnant: Body Image of Women in Taiwan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Journal compilation* 33(2): 147-153.
- Chuang, Tzu-I.
 2005 The Power of Cuteness: Female Infantilization in Urban Taiwan.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5(2): 21-28.
- Comaroff, J.
 1985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Comaroff, J. and Comaroff, J.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Deleuze, Gilles
 1986 *Foucault*.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90 *Pourparler 1972-1990*.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De Benedictis and Orgad, Shani
 2017 The Escalating Price of Motherhood: Aesthetic Labour in Popular Representation of 'stay-at-Home' Mother. *In Aesthetic Labour :Rethinking Beauty Politics in Neoliberalism*. Elias, Gill and Scharff, eds. Pp.101-116. UK: Palgrave.
- Elias, Ana Sofia, Rosalind Gill and Christina Scharff, ed.
 2017 *Aesthetic Labour: Rethinking Beauty Politics in Neoliberalism*. UK: Palgrave.
- Farris, Catherine S.
 1994 The Social Discourse on Women's Roles in Taiwan: A Textual Analysis *In The Other Taiwan: 1945 to the Present*. M. A. Rubinstein, ed. Pp.305-329. Londres, M.E. Sharpe.
 2004 *Women in the New Taiwan: Gender Roles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a Changing Society*. New York: M.E. Sharpe.
- Feher, Michel
 2007 S'apprécier, ou les aspirations du capital humain. *Raisons politiques*. 4(28): 11-31.
- Foucault, Michel
 1984 Foucault. *In Dits et Écrits*, D. Defert and F. Ewald, eds. Pp.1450-1454. Paris: Gallimard.
 2004 *Naissance de biopolitique*. Paris: Gaillimard/Seuil.
 2007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 Gershon I, Alexy A
2011 Introduction: The Ethics of Disconnection in a Neoliberal Age. *Anthropology Quarterly* 84: 799-808.
- Gill R. and C. Scharff
2011 *New Femininities: Post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 Ganti, Tejaswini
2014 Neolibe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 89-104.
- Goodwin, S. and Huppatz, K.
2010 *The Good Mother: Contemporary Motherhoods in Australia*.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 Hache, Émilie
2007 La responsabilité, une technique de gouvernementalité Néolibérale? *Raisons politiques*, 4, 28: 49-65.
- Herzfeld, Michael
2001 *Anthropology: Theoretical Practic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and Paris: Blackwell.
- Jackson, Stevi, Jieyu Liu and Juhyun Woo
2008 *East Asian Sexualities: Modernity, Gender and New Sexual Cultures*. London and New-York: Zed Books.
- Kaw, E.
1994 Opening Faces: The Politics of Cosmetic Surgery and Asian American Women. *In Many Mirrors: Body Im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N. Sault, ed. Pp.241-265.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Kinsella, Sharon
1995 Cuties in Japan. *In Women, Media and Consumption in Japan*, Lise Skov and Brian Moeran, eds, Pp.220-2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Lazar, Michelle M.
2011 The Right to be Beautiful: Postfeminist Identity and Consumer Beauty Advertising. *In New Femininities: Post 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Rosalind Gill and Christina Scharff, eds. Pp.37-5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ittler, Jo
2013 The Rise of The "Yummy Mummy": Popular Conservatism and the Neoliberal Maternal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Culture.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6: 227-243.
- Martin, Fran and Tania Lewis
2012 *Lifestyling Women: Emergent Femininities on Singapore and Taiwan TV*.

- In Women and the Media in Asia: The Precarious Self*. Kim Youna, ed. Pp.53-7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cRobbie, Angela
2015 Notes on the Perfect.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30(83): 3-20.
- Mc Veight, Brian
1996 Commodifying Affection, Authority and Gender in the Everyday Objects of Japan.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 291-312.
- Mears, Ashley
2014 Aesthetic Labor for Sociologie of Work, Gender and Beauty. *Sociology Compass* 8 (12): 1330-1343.
- Paltrinieri, Luca
2013 Quantifier la qualité: Le "capital humain" entre économie, démographie et education. *Raisons politiques* 4(52): 89-107.
- Popenoe, R.
2004 *Feeding Desir: Fatness, Beauty and Sexuality: Among a Saharan People*. London: Routledge.
- Potte-Bonneville, Mathieu
2004 *Michel Foucault, l'inquiétude de l'histoire*. Paris: PUF.
- Remmert, Désirée
2016 *Future Aspirations and Life Choices: A Comparison of Young Adults in Urban China and Taiwan*.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London.
- Ringros, J. and Walkerdine, V.
2008 Regulating the Abjec. *Feminist Media Studies* 8(3): 227-246.
- Scharff, Christina
2016 *The Psychic Life of Neoliberalism: Mapping the Contour of Entrepreneurial Subjectivity*. *Theory, Culture, society* 33(6): 107-122.
- Shaw, Ping and Chin-yi Lin
2012 *Move Freely: Single Women and Mobility in Taiwanese TV Advertising*. *In Women and the Media in Asia: The Precarious Self*. Kim Youna, ed. Pp.53-7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Tyler, I.
2011 *Pregnant Beauty: Maternal Feminities under Neoliberalism*. *In New Femininities: Post Fe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Subjectivity*, Rosalind Gill and Christina Scharff, eds. Pp.21-3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en, Hua
2013 *Buying Beauty: Cosmetic Surgery i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Wolf, Naomi

1991 *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London: Editions Chatto & Windus.

Yano, Christine R.

2009 *Wink on Pink: Interpreting Japanese Cute as It Grabs the Global Headlin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3): 681-688.

Yueh, Hsin-I Sydney

2017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A Sajiao Generation.*
London: Lexington Books.

Xu, Gary and Feiner Susan

2007 *Meinü Jingji China's Beauty Economy: Buying Looks, Shifting Value, and Changing Place,* *Feminist Economics* 13(3-4): 307-323.

何梅俐 Amélie Keyser-Verreault

amelie.keyser-verreault.1@ulaval.ca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aval University

2325, rue de l'Université

Québec (Québec) G1V 0A6

Quest for Beauty and Becoming a Mother:

A Painful Paradox for Highly Educated, Urban Taiwanese Women

Amélie Keyser-Verreault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aval University, Canad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mifications that the ideal of beauty has on the experience of becoming a mother among educated urban women. For many women in Taiwan, beauty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a successful marriage, and this quest for beauty influences their whole lives. Undeniably, Taiwan has a modern economy, but marriage and starting a family is still valued, even for highly educated professional women. I analyze women's preoccupation with beauty fro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neoliberal ideology. I will argue that beauty can be understood as contributing to women's human capital and the preoccupation with beauty in terms of aesthetic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 show that Motherhood's consequences for women's bodies and the lack of resources to invest in one's beauty, in term of money and time, are incompatible with Taiwanese beauty norms. Hence the painful paradox for many women in a society in which they are expected both to have children and to make themselves beautiful.

Keywords: Neoliberalism, Pregnancy, Gender, Human capital, Beauty ideal
